



父

隨祢安排

高薩德 / 著
王敬弘 / 譯

靈修經典

父，隨祢安排

(修訂版)

高薩德 著

王敬弘 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Self Abandonment to Divine Providence

By Jean-Pierre de Caussade, S.J.

Translated by Richard Wang, S.J.

Chinese Copyright © 1976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謹以滿心的喜悅，

將此書獻給——

所有以愛心指導我、鼓勵我、陪伴我，
走這條全心委順之路的人。

當然，其中首要者，

是耶穌自己。

——譯者——

目錄

- 譯者序 5
- 修訂版序 7
- 高薩德神父小傳 8
- 卷一 全心委順之德行 13
- 第一章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 15
- 第二章 天主的化工不斷地聖化我們 33
- 卷二 全心委順的境界 61
- 第一章 全心委順的本質及其卓越性 63
- 第二章 被天主召叫到全心委順境界的靈魂的責任 79
- 第三章 全心委順境界中，所受到的考驗 99
- 第四章 天主以慈父心腸，照顧全心委順的靈魂 117

譯者序

一九六一年是我進耶穌會的第三年。那時，我正在彰化靜山耶穌會文學院讀書。有一時期，由於我的靈修生活尚未穩定，內心常感到惶恐；在數次與神師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忽然拿了現在這本書給我看。從我看第一章第一節起，就有一種新的平安進入了我的內心；當我繼續閱讀這本書時，天主的平安在我的內心也日漸加深。從那時起，天主就用這本書來引導我走全心委順的道路，使我十五年來深深的感到主恩浩蕩及天主引導人的奇妙方式。對我個人來說，除了聖經以外，這本書對我整個靈修生活產生了最大最深的影響。

由於這本書給我的影響，我很快的願意把它翻成中文，使更多的中國人能夠分享它的精神。那時，我正在文學院讀書，功課繁重，無法在短時間內譯完。於是，有人建議我把書中主要的意思摘出來，重新編成一個撮要。我試著寫了幾篇短文，在當時臺中的一份刊物上發表。但不久就放棄了它，重新開始逐字逐句的翻譯，因為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它的思想，而是它那簡單的字句就具有一種無比說服和感動人心的力量。這本書是由高薩德神父所講的靈修訓話編寫而成，其中有許多意思重覆的地方。讀者可以體會高薩德在講道理時，並不僅

在敘述一種靈修道路和境界，而是他自內心發出對至尊天主的一種無比的讚頌。這些訓話就是他自已傾吐他內心的底蘊，所以每次重覆同一個意思，給予人新的感動和新的力量。他那種直接對禱的語句是無法用其他方式表示出來的。把這本書變成撮要真是把一個美麗內心的描寫化成一種乾枯的靈修知識，把活的精神變成死的文字。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要把它完全翻譯為中文的理由。

大約從一九六二年起，我就開始翻譯；可是，因為一直在耶穌會內受養成教育，能夠做額外事情的時間實在很少，所以一直到一九七二年才算把它初次翻成。由於沒有時間把它再看一次，我就把譯稿交給了幾位當時在學校讀書的基督生活團員，一方面給他們做為靈修的讀物，另一方面請他們在文字不夠通順或不清楚的地方略做潤飾和修改。這幾位同學的名字是鄭玉英、林安禮、王慧敏、何森涓等人，我對他們相當的感激。最後在一九七五年才算把它修定完成，交給光啓出版社。現在這本書的出版算是完成了我十五年來的宿願，也希望這本書給許多中國的讀者帶來神益，心焉祝之。

王敬弘 謹誌

一九七六年二月

於輔大神學院

修訂版序

《父，隨祢安排》一書於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出版後，現在第一版已快賣完了。以前我在閱讀時曾發現了一些錯字。於是決定在這次再版前，好好看一看。結果發現錯字和文詞不夠暢達的地方實在不少。因此花了許多時間，從頭到尾徹底地看了一遍，且予以修訂。我爲我的初稿上有如此多的錯誤感到羞愧，也慎重的向以前的讀者感到抱歉。此外，我又找到一篇對高薩德神父及其作品較好的評介，放在本版的前面。

Susan Muto 博士在美國天主教大學教授靈修古典名著十五年以上。一九八四年，她在美國出版的一個靈修雜誌 *Praying* 上，列出了十本她認爲天主教內最好的靈修古典名著，而《父，隨祢安排》一書位居第一。可見這本書自問世一百七十多年來，一直受到極高的重視。法文原書不斷再版發行，而其他各文字的新譯本也不斷出現。以英文爲例：一九七五年，雙日圖書公司就請人重新翻譯，並以普及版發行。所以，能夠重新修訂本書，供再次發行，我也深感高興。希望它能蒙更多讀者喜愛，幫助更多的人在靈修上得到助益。

王敬弘 謹誌

高薩德神父小傳

若翰·彼爾·高薩德 (Jean Pierre de Causade) 為法國人，誕生於一六七五年。十八歲時，他進入耶穌會初學院。在初學院住了一年多以後，他被派往奧瑞拉 (Aurillac) 城耶穌會學院教古典文學。一七〇二年，他開始進修神學，並於一七〇五年晉鐸；次年，他修畢神學，並於一七〇八年矢發末願。自一七〇八年至一七一四年他在土倫 (Toulouse) 城耶穌會學校中教授文法、物理及邏輯；此後他停止教學，為了全心成爲一位旅行各處的講道家。

在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二九年之間，他相繼在下列各城停留工作：若德茲 (Rodez)、孟拓邦 (Montauban)、克萊芒 (Clemont)、安內西 (Annecy)、必依 (Puy) 和伯味 (Beauvais)。在此後的兩年中，他住在洛林 (Lorraine)；在這時間，他第一次與在南茜 (Nancy) 的往見會修女有所接觸；就是這些修女給我們保存下來了他的講稿和書信。一七三一年他被派往阿爾必 (Albi) 城修院中擔任神師。兩年後，他回到南茜管理當地的耶穌會避靜院。在他擔任這職務的七年中，他常到往見會修女院講神修訓話，並給幾位修女神修指導。他曾給那時修女院院長若桑姆姆寫過一些信，她是一位聰慧而又富有文化背景的女士，她與

較年輕的味芒尼修女都有相當的神秘經驗。

一七四〇年，高神父回到土倫。自一七四一至四三年，他做伯比孃城（Peypignan）耶穌會學校的院長，此後三年他在阿爾必城擔任同樣的職務。他在這些年所寫的信中，以一種帶有厭惡的幽默感來接受長上的職務，他好像從心底就不喜歡這種工作。一七四六年他回到土倫，住在顯愿會院，並在修院中擔任神師。他多年來的眼疾，越來越壞，也使他近於瞎子；不過，他以勇敢的毅力，以對主旨全心委順的精神去承受這個痛苦。他於一七五一年逝世，享年七十六歲。

除了他的書信和往見會修女所保存的講稿以外，其他同時的人對他所知很少，所以我們只知道他曾在何處任職。他的工作，如他同時的耶穌會士一樣，沒有什麼特殊。這些記錄是在他死後由他的同學安東尼神父簡單的寫下來的。雖然我們沒有許多有關他的史料，但我們可從他的作品中獲得一個很好的印象。

在有生之日，他只出版過一本書，書名是《波蘇埃論祈禱的各種不同境界》。這書第一次以匿名方式於一七四一年在伯比孃城出版。當時有許多人都認為是一位名為安多尼的耶穌會士所寫的。它的風格非常枯燥，它的形式是採要理問答的方式，但是它顯示出極深刻的分辨神類以及作者對神修生活上許多較深問題的關切。他寫這本書的動機，可能是爲了有人疑

惑他是一位寂靜主義，而對此加以辯駁。當時法國的神修界，仍為波蘇埃（Bossuet）和費乃倫（Fenelon）兩位總主教為這問題的爭辯而震撼。前者在這問題上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後者為羅馬指責為半寂靜主義。

但是高薩德神父在《父！隨祢安排》一書及他的信函中，更清楚的啓示他自己。這些書的歷史卻有些特別，因為它們並沒有在高薩德神父有生之日出版。《父！隨祢安排》一書是收集他在南茜城給往見會修女們所做的神修講話而成。開始的時候，它只以筆記的方式在不同的修院中被傳閱。數年之後，這些筆記經過不同的刪改而以不同的形式出版了；直到拉米愛爾神父（Fr. Ramiere, S.J.）把它重新整理，並給它一個邏輯上的次序，在一八六一年與他的信函一起出版；從那時起，它已經再版二十五次，曾經有少數的修正和增訂。

在《父！隨祢安排》一書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高薩德神父較好的肖像。從他清晰、流暢、簡易的風格中顯示出他對自己所講的主題知道的非常透徹。他也對這種種修道路熱情洋溢，並積極的願意把它傳達給別人。他既不是冰冷無情也不拘於形式；實際上，有好多次他炙熱的情操和信念使他的風格非常感人和動聽。

在他的書信中，他顯示他不只是一位老師，而且是非常熱忱的祈禱者。在他的神修生活中，曾有過許多非常的經驗，並受很深的痛苦。他以非常權威而穩定的方式指導靈魂走這種

高超而困難的道路，他的權威不只是來自深刻的研究，也是來自許多自己的經驗。但是在他堅強的態度以及近乎殘酷的驅使力之下，卻常常是保持心靈平靜以及顯示出在個性上平衡而穩定，也是一個富有人情味而敏感的靈魂指導人。

他的風格刻劃出他這個人。從他書信的風格中，我們可以得到他的一個畫像，他的樸直和自然令人喜悅；他也富有活力和精神，但是同時溫和、富有同情心和幽默感，他十分敏明但卻有邏輯，謙遜但是很肯定直爽而且有力。他具有溫和的說服力，但同時常富有鼓勵及耐心。高薩德神父顯然是一位有相當良好個性的人，同時有很高的神修成就及神秘的神恩。他的論著和書信成爲神修古典作品並爲人喜愛，實在是不值得驚訝的事。

若翰·喬斯神父

卷一 全心委順^①之德行

第一章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② 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③

聖母聖若瑟以及舊約時期聖人們的德行，完全在於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

在舊約時期，天主常對人發言；今日祂仍然如此。當時還沒有靈修學家和成套的靈修法則；靈修生活也尚未變成一種高超的藝術，而擁有許多規矩、格言和指示。雖然現代的環境需要這一切，但對於當時較正直而單純的人並不如此；他們的靈修只是在於恪守天主所定的計劃，認識每分鐘自己應盡的責任，然後忠心地去完成它。正好像時鐘的指針不斷的指出當下的時刻一般，他們的心神，在天主不斷的指引下，全神貫注於連續而來的責任上，隨著時間的流動毫不費力地轉移。

這就是聖母一切行為隱密的動力。她對天主的俯順超出其他一切的受造物。她對天使簡單的答覆——「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包括了全部舊約的神秘學。這使一切靈修法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

則簡化的真理，至今依然不朽；它就是不論天主的聖意用何方式顯示出來，我們的靈魂都應全心委順。

「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揭露了聖母美妙而高超的心境，我們可以看出它與耶穌「爾旨奉行」的精神完全符合。「爾旨奉行」這幾個字原是耶穌要我們常常口誦心維的。雖然當時天使要求聖母答應一件榮耀的事；但是她定情注視的只是那唯一能使她動心的天主聖意。榮耀的光輝對她一點也起不了作用。

天主的聖意規劃了聖母的每一個動作。在她眼中事情的平凡和高超只是外表的記號。在這些外表後面，她認為一切都是直接或間接光榮天主的工具。她也體會出天主的化工。她的心神因天主而歡躍，她把每分鐘所應盡的責任和所受的痛苦獻為天主的禮物。她深信對那些全心渴望天主，而棄絕一切受造物的人，天主必使他們心中充滿善事。

【註】① 全心委順 *Self abandonment*

② 天主所定之秩序 *The divine order*

③ 天主的化工 *The divine actions*

每一刻的責任是掩蔽天主化工的影子

天使向聖母說：「至高者的能力將庇蔭妳。」每一刻的責任及十字架都是掩蔽天主化工的影子，這些影子內所隱藏著的實質就是天主的聖意；它唯一的目的是使耶穌基督生長於人心內，所以它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注意的事。聖母以這種超性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事物。雖然事物的外表有如影子一般遮蔽了她的五官，可是不但不能使她生出錯謬的幻想，反而使她充滿了對永恆的天主全心信賴。向聖母報告的天使不過是一個影子，時間一過他就離去。可是無形的聖神卻藉著天使的報告進入聖母心中永不離去，使聖母在德行上突飛猛進，遠遠超過聖拉法厄爾，甚至超過一切的受造物。從外表看來，聖母一生的生活是非常樸質而平凡的，沒有什麼出奇的事，至少聖經上沒有任何記載。她所做所經歷的一切與生活在同樣環境的人毫無差異。她拜訪表姐撒伯爾，正如其他的人在親友間所做的一般。她在馬棚中過宿，是貧窮的自然結果。黑落德死後，她和耶穌、聖若瑟回到納匝肋居住；他們以勞力換取每日的糧食。但是究竟什麼是滋長他們信德的超性食糧？什麼東西使他們每分鐘都像領受聖事一般地增加聖寵？什麼超性的珍饈使他們的靈魂時時飽飫？的確在外表上，他們並無與人不同。僅有以信德的眼光，藉著每分鐘的責任和痛苦，在他們身上成就，人才能看出天主潛移默化的偉大工程。眼前的責任和痛苦真是天神之糧，上天之瑪納，福音之寶藏，目前一刻的聖事①！誰能在它們中找到天主呢？「饑餓者將受飽飫」。天主在極平凡的事中顯示自己給謙遜的人；

耶穌在卑微的馬槽中顯示給世人。驕傲的人在大事上，也不能看透事物的外表而找到天主。

【註】①目前一刻的聖事 The sacrament of the present moment

由此看來，成聖並非難事

如果一個人在修德成聖的路上覺得困難重重，無法克服，大半是因為他對於聖德的觀念不夠正確。原來，一言以蔽之，聖德就是「忠於天主的計劃」。無論就主動或被動方面來說，人人都可以達到這種忠信。主動方面的忠信包括恪守天主及聖教會的一般法規及善盡本人的職責。被動方面的忠信就是愛慕天主每分鐘給自己安排的一切。這兩條成聖的條件，哪一件超出了人爲的力量呢？如果我們的責任超出我們的力量，天主就不會要求那主動的忠信了。我們因病不能去望彌撒，那麼就沒有守主日望彌撒的責任。一切正面的誠命和職責都是如此。只有那禁止犯罪的誠命是沒有寬免的例外，因為天主不能容忍任何罪惡。什麼事比這更容易又合理的呢？我們還能找到什麼藉口推辭我們無能修德呢？在成聖的途中，這就是天主的全部要求。不論人是大小，是尊高是卑微，不論是何時何地，天主都對一切人如此要求。的確，祂的要求是那麼簡單和容易，只要我們有一顆樸實的好心做基礎，便能得以達到德性高超的地步。

如果在誠命之外，天主願意我們提高聖德的標準，遵守一些勸諭，祂常會很小心地使這種勸諭配合我們的地位和個性。祂以聖寵吸引我們，使我們覺得容易實行那些要求；這就是祂召叫的主要記號。祂從不要求超出我們力量及資質的事，有什麼比這更公平的呢？

願意修德成聖的人，請不要因看了許多聖人的行實而感到成聖是高不可攀的事；也不要因為某些靈修書中所描寫的成全境界而感到失望氣餒；更不要為著你自己心中所有聖德的理想而驚恐。天主叫我寫成此書就是為了安慰你們，向你們揭露這些好像不為人所知的道理。

維持本性生命，最重要的莫過於呼吸、睡覺及飲食；所以仁慈的天主使空氣、土地和水都非常容易獲得。同樣，在超性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愛情及忠信；它們並不如人們所想的那麼難得。請看，你整個的生活不是由無數微不足道的小事所構成的嗎？但是正由這些無關宏旨的小事，我們使天主滿意，它們也是使靈魂成全的主因。關於這一點，天主的聖意至為明顯，使我們無法疑惑。「人的全部責任，就是敬畏天主，遵守祂的誠命。」這句話包括了人應做的一切，也是主動忠信的全部。如果人做到了自己的這一部分，天主就要負責完成其他的工作，祂要用聖寵籠罩忠信的靈魂，創造超出人類理智的奇蹟。因為天主對全心委順的人所定的計劃，所下的決心及實施的化工，是人耳還不曾聽過，眼不曾看過，心靈不曾體會過的呢！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

至於聖德被動的一方面，則更加容易的；它只是以愛情來接受那常不能避免的痛苦。人慣常以厭煩和不满拒絕受苦，但卻並不因此而減少痛苦。天主現在要求我們以子女的順服和愉快去接受。

聖德所有的寶藏完全在此。因為它微小有如芥菜子，以致常被我們疏忽失落。這是福音中的小錢；我們屢次以為無法尋獲它，而未能發現。

不要問我掘寶的秘密，因為不是秘密，寶藏遍地皆是，俯拾即得。一切受造物，不論是有敵意的或是美好的，都毫不吝惜地把自己施捨給我們，滲透我們靈魂及肉身的一切感官，直到我們的心底。我們只要敞開心懷讓它們充滿。天主的化工涵蓋宇宙，充塞所有受造物，它創造、保育，發展一切。我們只要讓它帶在浪頭之上，向前飛奔。

我切望國王、大臣、主教、神父，直到士、農、工、商一切的人都能了解成聖是多麼容易；只要他們守好天主的誠命，善盡自己的職責；並用愛情和信德去接受天主安排的一切十字架。他們並不需要自討苦吃，而只要接受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痛苦及因盡責而來的辛勞。

使古聖祖及先知們成聖的方法不外乎此。這種靈修方法適合任何時代，任何環境，任何職業的人。同時人們也不可能找出一種比這更高超更尊貴的靈修道路，因為它教人使用每分鐘的責任和痛苦修德成聖，而這些全是天主——靈魂最高的指導者——所親自安排的①。

【註】①如果有人想作者認為在靈修路上不需任何神師，那完全是一種誤解。在許多地方，他會清楚地聲明，一個人必須先經長期優良的靈修指導，才能達到不需要神師的地步。並且他絕不叫人放棄在教會中所通行改毛病和修德性的方法。他屢次不厭其煩地申述他的真意，就是：天主上智的指引是最重要而最好的。所以一切靈修工夫中，人忠信地實行天主的要求，並用愛情接受天主以父愛所安排的一切，是最需要最有助於成聖的。

成全不在了解天主的計劃，而在對祂全心俯順

天主的計劃、聖意、化工、聖寵，都是字異義同的名詞，都代表天主使人靈肖似祂的工作。成全的聖德就是與祂忠心合作，使這工作在自己靈魂上開始、發展、完成；而自己卻往往不覺察其經過。

假定有兩個人：一個人精通神學，知道神學上所描寫成全靈魂的種種神妙境地，同時能口若懸河，妙論連篇地討論這些問題。可惜他的知識僅限於理論，而不付諸實行。另一個人對上述知識一知半解或竟完全茫然，卻能與天主的聖寵忠心合作。如果把這兩個人相比：前者像是個有病的醫生，後者恰是個不明醫術的健康人。

如果我們以誠樸的心去接納天主的化工，但並不了解天主的計劃，終能得到成全的聖德。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

正如一個病人按醫生開的藥方吃藥，而得痊癒，可是他對所吃的藥毫無所知。哲學和科學都不能燒熱心靈，惟有天主的化工能在心中產生聖德。當我們口渴時，必須喝水解渴，而不會去看一本論解渴的書籍。理智的追求和知識的好奇，只能增加我們的飢渴，甚至使我們遠離天主。我們應放棄這一切，而在天主化工的活泉中開懷暢飲；接受每分鐘天主賜給我們的責任和痛苦，因為他們所安排的一切，必是最神聖、最好的，為我們是最有益的。

只有當聖書及神學是天主化工的媒介時，它們才能聖化我們

我們所有成聖的科學都包含於「知道目前一刻天主對我所有的計劃」。不按天主計劃，而隨便取閱一本聖書是有害的。我們之所以在讀聖書或作其他任何工作時獲益，完全是因為天主的聖意和計劃，藉著它給人理智的滿足。

天主的聖意可以用幾種痛苦和一些極普通的行為，在一位無知的少女心中，產生很深的超性生命。但是她理智中並沒有充滿了許多足以欺騙自己的傲念。反之，一個驕傲的人僅為了好奇而不遵從天主的聖意去閱讀聖書；也只接受了一些死的文字，使他的理智更為乾枯和頑硬。

天主的安排及聖意不論以任何方式工作，也不論是人主動的工作或被動的接受，都是靈

魂的生命。

天主的聖意，不論以任何方法與理智接觸，都可以藉著它，使靈魂滋長，並時時刻刻地給他最好的食物。除了天主在目前一刻的安排外，任何事物也不能產生如此愉快的效果。在前一剎那是最好的事物，但現在卻並不是最好的了，因為在天主的聖意中它也成爲過去。天主的聖意藉著每一刻新的責任不斷地推陳出新。不論這些責任的外貌如何，在它出現的那一瞬間，它是具有聖化靈魂的最大能力。

如果現在我們應該讀書，那麼讀書就能在我們心底產生神秘的效能。如果天主聖意叫我們停止閱讀，而去靜觀天主，那麼這靜觀就能在我們心底創造新人；如果我們繼續讀書反成爲有損無益的了。可能天主再叫我們停止靜觀，而去聽告解或其他的責任，不論這些責任費多少時間，都不斷使耶穌基督在我們心中增長。那時，靜觀的甜蜜反而要毀滅他，只有完成天主聖意的時間才能結實纍纍。

天主的安排一個又一個地填滿了我們的時間。天主的安排以千百種不同的偽裝流動著，並連續地成爲我們現在的責任；就是在這種方式下，它使我們內心的新人形成，增長及成熟，直到天主上智所定的程度。這耶穌基督在我們內心神秘地生長，以達成天主安排預定的目的，也是祂聖寵和無窮美善的效果。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

這效果產生和增長正如我們所說的，是由於完成現在一刻天主的聖意。所以當我們正在做現在的責任時，常常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是選擇了較好的一份；因為天主的聖意就是較好的一份，我們只需要對它盲目跟從，全心委順。天主對那些毫不保留地盼望，全心愛慕並一意追尋天主聖意的靈魂，祂用自己無限的上智，全能地向他們施恩。凡以毫不動搖的品德和依靠，相信天主聖意才能在每一刻產生最佳效果的人，他們不會去查究那些細節，或是去思考天主的計劃和外在環境的關係，因為這些探求都由自愛而生。

天主的聖意是一切事物的本質，力量和構成的要素。祂也調整一切事物，使它們適應所有靈魂的要求。缺少了天主的聖意，一切都是無用、空虛、謊言、浮誇、刻板的文字、乾枯的樹皮和寂滅的死亡。任何事物只要經天主的聖意一點就是救恩、健康、靈魂和肉身的生命。我們千萬不要去查考一切事物對我們的理智和肉身有何關係。因為這些關係毫不重要，只有天主的聖意才能使不論任何東西，在我們內心形成耶穌基督。我們不要指揮天主的聖意或給它劃出界限，因為祂是全能的。

我們可以讓頭腦按它的喜好去思想，讓身體按它的能力去感覺（就是頭腦中只充滿了分心和雜亂的念頭，身體只感到病痛和死亡）。天主的聖意仍是靈魂和肉身生活的唯一支持者。不論靈魂和肉身的狀況如何，他是不能與天主聖意瞬息相離，沒有它，麵包成了毒物；有了

它，毒物成了良藥。沒有它，書本只能使頭腦發昏；有了它，黑暗也成了光明。天主聖意是一切事物的一切，一切事物的美善和真理。這聖意在一切事物中把天主給我們，因為天主是無限的財富，凡是擁有天主的靈魂，不再需要任何其他事物。

當智力和其他人為的方法作為是「天主教化」的工具時，它們才能對我們有益

按照一般人的見解，智力及其附屬的官能，應當是天主教化的主要媒介。但是事實上，它們卻應被視為最危險的奴隸，而受到嚴格的管束。一位熱心的人，如果知道駕駛它們的方法而能把它們善加利用，可以獲益匪淺；否則，必受害日深。它們以及一切人為本性的方法都只是天主教化的媒介，所以取捨的準則不是按我們的判斷，而是按天主的計劃。有時我們願意使用一物，可是天主卻對我們說：「我的聖寵為你足夠了。」反之，有時我們願意放棄一物，天主卻叫我們取用。在這一切情形中，我們應該懷著純樸的心，追隨聖寵的默導而決定取捨。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在使用一切事物時，超然物外，好像不用任何東西；同時也好像被剝奪了一切，卻什麼也不缺。

天主的化工無限富裕，靈魂自我清除及對它信賴的程度越深，獲益也越多。為此「自信」是一種虛空的滿足，把天主排除於心靈之外。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

靈魂內在的障礙，最容易阻止天主的神工妙運；身外的一切只要一經天主採用，都能嘉惠人靈。所有受造物的價值都按天主的聖意而定，因為沒有天主的聖意，任何東西都是虛無。有了天主的聖意，能自無中生出一切。沉思、靜觀、口禱，內心的靜默，靈魂一切感官的動作，神慰或神枯，隱居或傳教，這些事本身可能有些價值；但對某一靈魂來說，只有目前一刻天主為他所特定的一種，才是最好的。所以我們對一切事物，應該絕對平心，好像它們全不存在一般。

如此我們在所有的事上只看天主，只按天主的聖意放棄或取用一切；只希望在祂的計劃中生活和成長。除非經由天主，受造之物對我們無能為力。在任何事上，我們都應像聖保祿宗徒一樣說：「主，祢要我做什麼？」主！我的理智喜歡此事，我的身體追尋彼事，但我只尋求一件事，那就是祢的聖意。工作或祈禱，口禱或心禱，自動或被動，信德的黑夜或理智的光明，特殊的恩寵或平常的聖寵，這些都是虛無。天主！只有祢是它們真實和價值的根源，愛的對象。我所愛的只有祢的聖意，而不是其他的受造者！因為只有聖寵，而非智力能成全人的心靈。

當我們承行天主的聖意時，至聖聖三就居住在我們靈魂內，聖化我們。同時我們應接受天主聖寵的指導和吸引，取用種種方法與天主結合。本來一切事物都可以達到這目的，但是

「靜觀」卻是使我們與天主親密來往最有效的工具；可是我們也應該重視其他敬禮和神工。我們不可以說只要討好國王，慢待他的臣子沒有關係，實際上慢待他的臣子就是侮辱國王。但我們記住，如果我們不按天主的聖意取用這一切，連靜觀也不例外，都不能把天主帶給我們。

真正的平安，來自對天主化工的俯順

如果靈魂不專心一志地愛慕天主的聖意，那麼無論他做什麼善工，都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和聖德。因為假如天主親選的事物不能滿足你的希望，什麼東西能夠呢？天主親手烹飪的食物使你感到厭煩，其他的食品不是更使你覺得乏味嗎？

只有目前一刻天主的全善全美，才能真正滋養、激動、煉淨、裝飾、聖化靈魂。一切的美善就在你的跟前，你為何偏要到別處去追尋呢？你以為能找到更多嗎？難道你比天主更聰明嗎？難道天主的上智和仁慈能錯誤嗎？你對祂還不完全信賴嗎？你想與全能者抗爭而找到平安嗎？使我們日常激怒的主因，實在是對天主安排的內在反抗情緒。由於我們信德不深或不夠真誠，以致不能認出事情的真相。

天主的判斷公平無比：如果靈魂對目前一刻天主化工豐富的盛宴感到不滿，那麼天主也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

將罰他在其他任何事上，得不到滿足。如果靈修書籍和聖人行傳擾亂靈魂的平安，或不使靈魂稱心如意，這表示我們已走出了全心委順之路，而在這些事上尋找自己，不顧天主的工作。這時我們應拋棄這些，以免阻礙聖寵，我們接受天主為我們安排的一切事。所以只有當天主要我們用時，我們才去取用；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忠於天主的計劃。當規定時刻一過，我們應該立刻放下正在做的一切，而去盡目前一刻的責任。無論某些事情是怎樣地聖善，如果不合天主的聖意，也就不能使我聖化而得平安。

對天主計劃的忠信是成全的標準

天主的計劃是全能而無所不包的。祂使一切與祂接觸的事物具有聖化的能力，所以每次靈魂按著天主的計劃取用事物，立刻可以享其超性的功效。

除了守天主及聖教會的規誡外，天主最明確的聖意就是我們職位上應盡的責任，所以我們應重視它超過其他的事物。對自己的職責不應有畏懼和偏見，也不應厭惡其中的一部分。我們在盡職上所用的時間，為我們的靈魂最有益而寶貴，因為那時我們毫無疑惑地在做中悅天主的事。如果有時我們以為得了天主的靈感，不可貿然隨從，先要看看這靈感是否使我們疏忽職務，否則我們就很容易被幻覺領入歧途。

聖德也包含於天主的計劃之中。我們對天主給我們定下的一切不應厚此薄彼，而應全盤接受。至於其他一切，則應一律拒絕。除非是天主給我們定下的聖書、靈修指導，口禱和心禱，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結合。寂靜主義的錯誤，在於他們輕視一切方法和感官的應用。天主只願意極少數的人常走此路。這一點可從他們的心靈境地，和精神傾向清楚地辨認出來。若有人想全心委順就是廢除一切自己的行動，那是大錯特錯了；因為如果天主願意我們有所行動，聖德就在行動中。

天主可能在平常的職責之外，用聖寵的吸引和靈感，加給我們一些額外的責任。辨認這種靈感的方法，就是看它是否相反我們平常的職責，因為天主的聖意不會互相矛盾的。

天主當然可以任意造就聖人，可是祂確有一定的計劃。每一個人都應對此計劃俯順，這俯順就是全心委順，也是最成全的道路。

天主的上智也同樣要求每一位聖人善盡本職。聖人們度著死於世俗的隱晦生活，機靈地躲避一切危險；但這些並非就是他們的聖德，聖德全在他們對天主計劃的俯順；俯順的程度越深，聖德也越大。

有些人被一種明顯的聖寵的內在吸引所引導，而他們的德行也以不平常的樣子表現於外。我們不可想他們全心委順的程度因此較小。一旦天主把這些特殊的行動作為他們的責任，他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

們一定不能安於本職。否則他們就不算全心委順，天主的聖德也不再是他們時時刻刻行動的準則了。他們必須按天主的聖寵，擴展自己的責任，以符合天主的計劃。這時忠信於天主的靈感也成了他們的責任。

究竟哪種情形較為成全呢？這僅是由於好奇心而來的問題。每人只應走自己的路，成全只是對天主的計劃俯順，並用最成全的方式完成這些計劃。

我們不應再比較各種境界聖德的大小。天主所加職責的質和量都不能衡量聖德。如果我們以自愛為行動的動機，並在發現後也不加制止，雖然我們工作很多，但靈魂依然貧窮，因為我們未按天主的計劃工作。我認為聖德與願中悅天主的愛情成正比；不論用何種方法，人越愛天主的聖意，也就越成全。聖家三口的生活是我們最好的榜樣。他們沒有做什麼外表輝煌的事，可是卻以無比的愛情完成每一件事。他們並不找尋聖善的事物和環境，只找他們眼前環境中所隱藏的聖善。

因此我們可下一個結論：沒有一條道路是特別聖善的，最成全的道路就是善盡職責和對天主的俯順計劃。

如果明白這些道理，很容易修德成聖

無論是一般教友或是棄俗精修的人，如果循此道路，熱切努力成聖，一定可以免去許多麻煩。

如果教友們能明瞭每分鐘的責任，就是功勞隱密的泉源。如果修道人能知道，從前他們以為微不足道的事就是聖德的根本，而努力去追尋它，他們將在德行的道路上飛奔。如果有人都能體會天主每一分鐘給他們安排的十字架，就是達到成全的捷徑，並且這條路較那些奇恩異寵更可靠，那麼他們將如何快樂。如果他們信服對天主計劃的俯順是真正的點金石，使他們的一切事工，痛苦和憂慮都成爲天國的黃金；他們將感到何等的安慰和鼓舞。他們並不需要比現在多工作多吃苦，才能得到天主的友誼和天主的永福，只要把那些看來毫無價值的事，去換取高超的聖德。

我多麼渴望傳揚天主的聖意，去教每一個人知道沒有比修德更容易的事。我要使他們懂得，左盜右盜都可得救，而並不需要受不同的苦。正如有二個人，一個度事奉天主的內修生活，一個過世俗化的生活。他們做一樣的事；一個人因承行主旨，聖化自己而得永生；另一個人卻因自行其是而受永罰。他們吃一樣的苦，後者因抱怨反抗使自己沉淪；前者因俯順天主而救靈魂。不同的心境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你讀了這些之後，就會知道修德成聖並不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只要做現在所做的事，吃

聖德就是恪守天主所定之秩序，及全心委順於祂的化工

現在所有的苦；所需改變的只有你的心。心改變意志，而聖德是以意志接受天主的計劃爲我所安排的一切。心靈的聖德包括在「爾旨承行」四個字內；因爲它使我們的意志合於天主的意志。讓我們愛吧！愛情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變成天主的。

第二章 天主的化工不斷地聖化我們

天主的化工無所不在，無時或息，但是只能憑信德的眼光，人才能認出它來

一切的感受物都在天主的掌握之中。我們憑感官只能覺察受造物的行動；但是憑了信德，我們卻能在每件事上認出天主——因為信德教人相信耶穌基督生活在每件事中，掌管一切，並進行祂神秘的化工。即使在極短的時間中及最小的原子中，它也沒有例外。受造物的行動掩蔽了天主深奧而神秘的化工；正如耶穌在復活節那天，裝作陌生人顯現給往厄瑪塢的兩位門徒，使他們認不出來；但是當祂一顯露了自己的身分，就立刻隱去，使兩位門徒驚訝不已。直到今天，永遠活著的耶穌仍常使那些信德不夠活潑的人感到驚奇。

天主不斷地把自己送給我們。但是祂常以隱藏的方式和我們接觸；祂躲在痛苦、安慰和責任的後面工作，祂用我們內外所發生的一切以及我們自己的事功偽裝祂的化工。祂的行動最真實，但卻不能爲人所見；當事情過去以後，祂的痕跡才使我們驚覺。如果我們真正警醒注意，就會發覺天主不斷地顯示給我們，也會在每件事上品嚐祂化工的甜蜜。我們對每一件

事都應說：「這是天主。」如此我們可以在任何環境中得到天主的恩賜。我們應想一切受造物，只是全能工匠手中小小的工具。我們也可以體會因著天主的照顧——祂常把最合適的東西送給我們——我們什麼也不缺。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信德，當天主用受造物來成全我們時，我們對它們表示歡迎、愛撫和感謝。

我們不斷地憑信德生活，也就是和天主連續地交往，與祂面對面的談話。空氣是語聲的媒介，我們的直覺和痛苦也是天主語言的媒介。它們是天主語言外在的具體表現，所以是卓越而神聖的。在天堂和現世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同樣的天主：天堂上我們在榮光中與祂結合，人世間我們以信德也可以得到這種結合。

我們不會想到天主願意藉著受造物向我們說話；因為這些受造物混亂得好像一叢荊棘，而天主的話又是一些莫名其妙妙的密語。但是有了信德的光，我們就可看到天主在說話，正如梅瑟從前在荊棘叢中看到天主的愛火在焚燒。信德給我們傳譯天主的密語，使我們在混亂中驚訝天主的上智；信德揭開了天堂的序幕，使我們心神歡悅地——面對天主。

信德是現世的光明，只有它可使我們掌握那看不見的真理，接觸到不能感覺的事物。在有信德的人眼中，世界彷彿並不存在，因為他看透了事物的表面，一切事物都有祂的形象。信德是寶藏的鑰匙，開啓天主上智的深淵，使我們認識天主的真面目。信德拆穿一切受造物

的謊言，使一切事情天主化；它揭開了遮蔽永遠真理的幃幕。

我們肉眼所見的全是虛假空洞的事物；只有在天主中才能找到真理。我們的幻想與天主的聖意真是天淵之別。雖然天主不斷地警告我們，一切世事不過是影子，象徵和信德的奧蹟，我們卻依然按本性的理智去判斷，其結果永遠是一個不可解的謎。如此我們將愚笨地跌入陷阱。我們必須注視事物的基本、原則和根源；在那兒每件事都有另一個名稱，另一種形狀；每件事都是耶穌基督的一部分，都是超性的，而能使人聖化；每件事都是新耶路撒冷的方磚，是進入永生的道路。如果我們按所見所聞去生活，放棄了信德的光，必然會像白癡一樣地在光怪陸離的世界中迷路。信德卻引導我們找尋天主的一切，並使我們生活於天主中。

事物的外表越忤逆本性，信德越使人看出其中所蘊藏著的天主化工

有信德的人和按感覺生活的人對事物的判斷大相逕庭。後者不知事物中潛藏的財寶；而前者都在一切事中看出天主的聖意。所以無論對不關痛癢的小事和性命相關的大事，他們都以同樣愉快而尊敬的心去接納。別人害怕而逃避的事，他們也大開歡迎之門，欣然拜受。譬如一位國王微服出巡，按感覺生活的人只看他的外表而加以輕視慢待。可是有信德的人卻能認出國王的真面目，而熱誠相待。也許有時他們的本性對於國王的簡裝輕從有些反感，但信

德卻使他們絕不稍減尊崇之心。並且國王越以隱密和謙卑的方式來訪，他們也越傾心相愛。

他們看到天主如此屈己自下，貧窮謙卑地顯示祂的聖意，其衷心感激之情實無法形容。天主聖子，自貶為人，降生於馬槽中，身旁僅少許稻草以禦寒風，竟到發抖哭泣的地步；聖母跪伏在旁，其美麗聖心為愛聖子的貧窮精神所浸透。如果耶穌居於王宮，四周的環境是金壁輝煌的宮室以及富麗華貴的床被，也許白冷郡的居民都要前往朝拜。可是聖母、大聖若瑟、三王和牧羊人，卻都覺得這臥於極度貧窮馬槽中的天主，顯得更偉大而可愛。物質的缺乏使信德增加，事物的可感性越小，對靈魂的益處也越大。在大博爾山上朝拜耶穌，或在特別的大事上愛天主的聖意，不足為奇。能在平常的小事上愛慕天主，及在加爾瓦略山朝拜耶穌才真有價值。當事情的進行相反我們的希望，當外表的跡象好像趨於毀滅時，信德卻越發生氣勃勃。從感官而來的反抗使信德更輝煌地高奏凱歌。在小事大事上都能看到天主的美善，不是小信德的人所能做到，它需要一個有特殊信德的人才能完成。對現有的一切常表滿足，也就是在天主給我們的工作和痛苦中向祂表示感謝和朝拜。一個人能在極卑微的境遇中，仍然保持這種心境，真是加倍地愛慕和光榮天主。有信德者的眼光能穿透一切偽裝。感官越不覺天主的臨在，他們越緊抱使他們死亡的痛苦，任何事都不能使他們驚訝，使他們受騙。

聖母目睹宗徒們四散奔逃，她卻堅定立於十字架下。無論血汗唾沫怎樣使耶穌不成人形，

她卻認識自己的兒子。耶穌遍體鱗傷的慘狀更使祂那溫柔的母親愛慕和尊敬祂。耶穌受辱越大，聖母的景仰也越深。信德的生活就是不斷地在各種偽裝和是非顛倒中追尋天主。這也就是重演聖母棄絕自己的生活。她從馬槽旁一直到加爾瓦略山上，都緊跟著被人罔顧、拋棄和迫害的天主。有信德的人也走同樣的路，他們穿越連續的黑幕暗影和幻像追求天主。可是這些東西好像有死神的魔力，威脅人使人辨認不出天主的聖意。可是他們卻甘心為愛天主的聖意死於十字架上。耶穌的奧蹟好像義德的太陽。自日出到日落，不斷地發出光和熱，照明並溫暖忠信者的心胸。這些人因信德高翔於遮蔽天空的黑雲之上，不斷地讚頌、祝福和瞻望耶穌於蔚藍的穹蒼之上。

忠信的靈魂，奮起吧！恆心愉快地追隨你的淨配！祂正用正大的步伐跨越天頂和地極。祂走過細軟的草莖和粗壯的杉樹，祂經過微小的砂粒和高聳的山峰，祂絕不遺漏任何事物。你所到之處，都有祂的蹤跡，為使你在任何地方，只要找祂，就可找到。

如果一個人學會了用信德穿過這透明之幕，他將非常快樂和平安；因為在這幕後，黑暗變成了光明，辛酸轉化成甜蜜。信德指出真理，使醜陋的成爲美麗，惡毒成爲善良。他是溫良、依靠和歡樂的母親。有信德的人只會對敵人表示同情與溫和，因爲敵人損耗了自己使他富足。敵人的行爲越殘暴，天主的化工越使忍受者得益。當敵人吐露凶焰時，天主全能的手，

除去了那有害的部分，卻利用那惡毒行爲，成就了被害者的聖德。天主的聖意就是全心委順靈魂的恩惠和寶藏。我們對這至聖意旨的信賴和委順絕不會過分。信德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只要我們讓天主工作，祂常把最能幫助我們成聖的事物賞賜我們。當感官越覺得一無所靠而反抗失望時，信德越肯定地說：「這是天主，一切都好。」

信德滲透超越一切。不論暗影如何幽深，它都能穿過而直達真理，並與祂緊相結合，永不分離。

天主每分鐘的化工，按照我們所有的信德和愛德的程度不斷施惠於我們

如果我們能直覺地看每分鐘的變化都是天主聖意的活現，就會發現從中能找到我們所希望的一切。什麼事能比天主的聖意更成全、更合理、更神聖呢？它無限的價值難道會因爲時間、地點和環境的改變而增加嗎？只有天主知道怎樣在合適的時、地安排一切。只要你知道在一切事中找到祂的秘訣，就算佔有了你所能希望最珍貴的寶藏了。神聖的靈魂，你究竟希望些什麼呢？請不要膽小退縮；即使你的心擴展到無限大，我也能使它充滿；使你的希望超越一切界限，我也能使它每分鐘都得到滿足。

目前的一分鐘內，藏有無限的寶藏，它所包含的超出你的容量。信德就是寶藏的提單，

你有多大的信德，就能提取多少寶物。愛德也一樣是憑據；愛情愈大，希望愈高；希望愈高，獲得愈多。目前一分鐘天主的聖意有如汪洋大海。

你的希望永遠不可能把它囊括一空。可是按你的信德、依靠和愛德，你能從這海洋中汲取活水。雖然你的心大於整個宇宙，重山峻嶺在你心中不過像一顆原子，可是天主都能使它鑿足。天主的聖意是一個無底的深淵，它的入口開向目前的每一分鐘。如果你投身其中，會發現它比你的希望更深。不要向別人獻殷勤，也不要崇拜幻影，因為它們不能使你稍有損益。只有天主的聖意能使你沉浸飽飫。所以你朝拜這聖意吧！拆穿拋棄那外表的虛景而向它勇往直前吧！只有在感覺被剝蝕、處死和毀滅之後，信德的王國才能建立。當你感官的偶像被奪去，它們就會像小孩般地失望哭泣。可是天主的聖意卻因此使信德得到勝利。目前每一分鐘發生的事都恐嚇、剝削、攻擊感官，同時卻一面使信德得到滋養而生氣勃勃。信德好像是一個堅固城池的司令官，他嘲笑那感覺無用的攻擊。

當天主對一個靈魂揭示自己的聖意時，使他感到如果他立刻把自己交給天主，天主也會把自己完全給他；使他在一切的境遇中感到天主有力幫助。他越對天主聖意全心委順，也越能經驗那種神樂；因為天主的聖意常應享受全心委順的崇敬。

無論在大小事中，天主的聖意常同樣的神秘、真實而崇高

有兩本巨著記述天主的言語：一本是用有形的文字寫成；另一本卻用宇宙中不斷的行動在寫之中。兩本書同樣的用神奧的印號加封，它們表面的字義都能致人於死地。

天主是信德的中心，而信德又是一個黑暗的深淵，它的黑暗籠罩了天主的一切行動和言語。這些行動和言語就像一個黑暗太陽所發幽暗的光線；肉眼固然看不到它們，就是靈魂的神目對它們也好像瞎了一樣。在它們中，黑暗代替了光明，知識卻成了無知，我們視而不見。天主的本身就是深深隱藏而不為人所知的，所以天主對我們所說的話——聖經和世界上種種事物——也變得神秘不解，混沌難明了。它們好像是從黑暗大海中流出的水，滴滴墨黑。聖經中充滿了晦暗的事件，如天神的墮落、原祖的犯罪、洪水期前後種種的邪惡不敬和偶像崇拜。天主藉著古時人們的口向他們的兒女傳述了創造和保存天地的歷史，可是那些講述的人自己也莫名其妙。此外從前創造天地開始直到耶穌降生，全世界都失落了信德，只有屈指可數的少數人才沒有被邪神偶像玷污。人類常被種種邪惡有力地統治著，那一小群真理的保護者也常被虐待迫害。還有耶穌基督所受的種種待遇和默示錄中將來的瘟疫，難道這些就是天主的話嗎？難道這就是祂所願揭露的奧秘嗎？難道這就是把祂的上智、全能和美善傳示給我

們的生動言語嗎？形成世界歷史的種種事件都以同樣神秘的方式宣講天主的聖言。天啊！我們沒有看見，卻必須相信。

天主爲何允許土耳其人和其他教會的敵人存在？又爲何允許誓反教和其他種種邪教發生？原來這些都是證實天主完善動人心弦的教訓。法老以及過去未來一切爲惡的人，都是爲這目的而生存。當我們讀世界歷史時，也許會得到相反的印象，但除非我們停止思考推理而盲目相信時，才能一窺天上的奧秘。

天主用公共的事件向一般人說話。革命不過是天主上智的浪潮，它使那些好奇者心中激動不安。天主也用個別的事件，每一分鐘對每個人個別的發言。人們聽不到天主的聲音，也不知尊重祂這些晦澀神秘的言詞。在他們眼中，事物的情形完全是由偶然的機會和人爲的因素構成。因此他們反對一切事，允許自己對天主的言語恣意增減。可是他們對聖經的態度卻大不相同，他們尊重它，不許別人改動一點一劃，否則就犯下滔天大罪。他們說：「這是天主的話，一字一句都是神聖真實的。」遇到不懂的字句，他們益發尊崇。他們如此光榮正直地崇拜天主的上智，本來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問他們對天主每一分鐘對他們所說的話採何態度，他們卻無言以對了。那些話不是以墨水寫於紙上；而是用每一分鐘的痛苦和工作寫在心上的，難道就不值得注意嗎？爲何在這些事中，天主的聖意就不受到尊崇呢？如果你

用感官和理智去衡量那只能用信德衡量的事，那麼沒有一件能合你的心意，每一件事都要受你批評。你用信德的眼光去看聖經，卻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天主其他的行爲，那真是大錯特錯了。

天主的化工，自聖經開始的啟示，現仍在我們心中繼續進行，但祂所寫的字跡，只有到末日才能認出

聖保祿曾說：「耶穌基督昨天和今天是一樣，直到永遠也是如此。」因為祂是天主，自天地開創就當然地成爲義人生活的準則；而在祂成胎的一瞬，祂的人性也分享了這天主性的特權。在我們的一生中，祂不斷地在我們靈魂上工作，一直到世界終窮；天地的歷史不過只是漫長的一天，充滿了祂化工的一天。耶穌基督曾生活於過去，也將一直生活到今日。那從祂自己所開始的生命，藉著一切有寵愛的人不斷地綿延著，直升永恆。耶穌的生命包容並超越世世代代時間的極限，並且每一刻都開始新的工程……如果全世界都不能了解一切可能寫下有關耶穌在世的生活、言語和行動；如果福音不過是祂生活少數細節粗淺的素描；如果祂誕生的初期生活是如此不爲人所知而卻如此豐富；那麼需要多少部福音才能把耶穌在人靈上所活的神秘生活歷史寫出呢？這生活充滿無數具有永恆性的奇功妙蹟，因爲實在說來，世

世代代的時光，不都是天主化工的歷史嗎？

天主聖神在時間的巨流中，爲我們劃出了某些時刻，它們具有一種不可錯誤和不可比擬天主化工的特性。聖經中的言語，是祂從天主化工的海洋所取的幾滴水。我們已看見祂用一種秘密隱藏的路，使耶穌基督來到人世。我們按著所流傳的線索和脈絡可以在芸芸眾生當中，尋到這位首生子的來源、民族和世系。舊約聖經不過是這深不可測天主化工的一個縮寫，它只包含了爲找到耶穌基督所必需的資料。聖神使其他的一切隱藏在祂的上智內。自這天主化的汪洋中，祂只讓一線細流帶我們達到耶穌；然後這細流在宗徒們中分散，在默示錄中消失，所以天主化工的歷史包括耶穌在一切有寵愛人身上的生活。在天地終窮前，只可用信德才能把它辨認出來。

在天主以文字公佈了真理後，祂不斷地以行動來表示祂的愛，聖神接管了救主的工作。當祂協助教會傳揚耶穌的福音時，也同時在所有信友心上寫下祂自己的福音。一切有寵愛者的行動和生命都是天主聖神的福音。聖善的靈魂就是紙張，他們所受的痛苦所作的事就是墨水，而聖神以自己的行動當筆，寫出一部活生生的福音。但是一直要等到世界末日，它才能從現在生活的出版社中取出來發行，爲他人閱讀。

天主聖神正在寫一本多麼美妙的歷史，一本多麼精緻的書，不斷地用墨水創作，也不斷

地付印。但是我們應停留在信德的黑夜中，因為紙比墨水更黑。這書的詞句也是亂七八糟，不是用現世的文字寫成，一句也不能懂。只有到天堂後，人才能閱讀它。如果我們能看到天主的生命；如果我們不接受造物本身去觀察它們，而按它們的根源去判斷；如果我們也能看出天主生活於萬物之中，而知道祂的化工如何轉移它們，混雜它們，集合它們，並使它們互相反對，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把它們推向同一目標，我們將會承認天主教工的每一行動，都有它的理由、尺度和相互關係。但是如何去閱讀這數目龐大、不為人知，而又是一片塗鴉的書本呢？如果只把廿四個字母（法文）混合一下，就可造出許多不可思議的單字，足以用來寫出無數值得讚賞的書籍，誰又能衡量天主教在宇宙所作的化工呢？誰能閱讀這本生命巨著？其中每一個字都是特別的記號。在它小小的天地內包含著玄妙的奧秘；這些奧秘是看不見也覺不出的，它們是信德的對象。信德只能按它們發生的根源來判斷它們，因為它們的本身晦暗不明，它們的外表只是偽裝，使那些只憑理智判斷的人眼瞎。

天主聖神，求祢教我閱讀這生命的活書。我願成爲祢的學生，如同一個小孩般地相信那不能看到的事。只要我的主說話就夠了。祂如此說，祂如此組合字句，這些爲我就夠了，我只願按祂的話去判斷，祂用這些字母組成這個字，又用那些字母組成另一個字，如果祂用三個字母或六個字爲這個字就夠了，那麼無論增一減一都是毫無意義，只有祂能了解這些字母

放在一起有何意義。每一件事都有其重要性，每處的事物都有其完全的意義。這條線劃到此處爲止是因爲應當，也需要如此，它一絲不多也一毫不少。我相信這些現在我看來如此繁複，如此混亂和如此偶然的事件，我的幻想因它的美麗而感到迷惑。但在光榮的日子到來時，我會發現這些事是如此地有條有理，包含了不可思議的智慧和奇妙。

許多教友慢待了每天所見的天主教工，正如猶太人慢待了耶穌一般

這世界是如何的不忠信！人是如何輕看了天主！我們不斷地在各種事物中批評天主的化工，而卻不敢以同樣的方式，去批評一位藝術家的作品。我們以自己理智的小小想像力，來限制和規定天主的行動。我們想要改造它，卻一事不做只是一味的抱怨和呻吟。

我們都驚訝猶太人對耶穌的待遇。唉！但我們又怎樣去對待天主的愛，祂的至聖聖意，祂不可錯誤的行動呢？天主的聖意會阻礙人嗎？或是會錯誤嗎？但是你也許會說，「我有這件事要做。」或是「我需要某件東西。」「某件爲我成功所必須的東西卻被取走。」「這個人妨礙我的善工。」「難道這不是十分無理嗎？正當我需要健康來從事某件工作時，忽然生病了。」我必須告訴你，只有天主的聖意是必需的。凡是祂不給你的事，都是無用的。可愛的教友們，你並不缺乏任何東西。你把許多事看做是不幸、意外、反對，你只覺得它們是沒

有關係或是不合理的。可是一旦你認識了它們的真面目，你將以為你的抱怨是一種褻聖，你從未想到它們是天主的聖意——天主的兒女因拒絕承認這些事是天主的聖意而褻瀆了它們。

呵！耶穌！當祢在世時，祢被猶太人看做附魔者，被稱為是撒瑪利亞人。在今日，雖然我們明明知道祢永遠生活在人靈上工作，可是我們究竟如何接受了祢那應永受讚美和尊重的聖意呢？從創造之初到現在，從現在直到最後審判之一日，是否有一刻祢的聖名不堪受讚美呢？祢的聖名充滿一切時間，一切事物，使它們聖化。難道天主的聖意會傷害我嗎？難道我害怕而逃避天主的聖名嗎？如果我畏懼祢的行動而抗拒祢的聖意的效果，難道我可以找到更好的事嗎？

我們應當如何注意去傾聽每一刻來自我們心底的呼聲？如是我的感覺和理智不能看透它的真理和美善，難道不是因為它們不足以窺測天主的真理嗎？天主曾經說了：「這是一個奧秘，而奧秘的本性就是使感覺和理智成為犧牲，置它們於死地。奧秘就是心靈按信德而生活，而反抗我們一切的感官和能力。天主的化工有雙重作用，一面殺死毀滅，一面賜給生命。」看來，越是致人於死的事物，因著我們的信德，越使人得到生命。奧秘越黑暗，其中也越含有更多的光明。因此單純的靈魂在看來越不超性的事中，越看到超性的意義。原來信德的生活，是對感官一場無限期的戰爭。

天主的愛隱藏在所有受造物之下傳給我們，正如耶穌隱於麵餅之中

有一些自以為受到光照的人卻也沒有認出一些隱藏著的偉大真理。他們中間到底有多少人了解所有的十字架，所有的行動，所有天主的吸引都是來自天主。這些細節足以和最玄妙的奧蹟相比。耶穌自己和祂的教會都啓示我們，耶穌的肉身實在的存於聖體聖事中。同樣地，我們的理智和信德毫無懷疑地告訴我們，天主的愛存在於一切受造物及所有的事件中。難道我們不知道天主願意藉著一切受造物和發生的事和我們結合嗎？祂創造、安排，認可在我們週圍所有和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爲了這目的。爲了達到這目的，祂可以使用最高和最低的受造物，或是我們本性最喜愛和最厭惡的事物。我們本性越反抗的事，也越能幫助我們結合天主，得到更大的功勞。如果這些事是真的，我們每一剎那都可與天主的愛情交往。它在我們靈魂上產生領聖體時同樣的效果。雖然它缺乏聖體聖事的聖事效能，但我們卻能不斷地去領受；並且當我們的心境日趨完善時，我們的功勞如何迅速地增加呢！最聖善生活的真實性在於它的無比單純和明顯的謙遜，天主的豐盛宴會，永遠狂歡的節期……。天主常在最大的軟弱和虛無中把自己賞賜給人……。天主常選人理智所摒棄和本性判斷所譴責的事，做祂的工具。就用這些事，天主造成了愛的奧秘和聖事，它按照人們的信德，藉著好像有傷害性的媒

天主的化工不斷地聖化我們

介，把自己賜給人的靈魂。

每分鐘天主對我們都有個別的顯示，它為我們靈魂最為有益

只有天主對我們個別所說的話，才能使我們獲益；閱讀書籍和研究歷史並不能增加我們對天主的聖智。這種方法只能使我們獲得一種空虛、混亂和自我炫耀的學問。每分鐘所發生的事，才能真正的教導我們，給我們一種實驗的知識。耶穌自己也先學了它，然後再來教導我們。按照聖經的啓示，天主絕對認識任何理論性的智識；耶穌藉著人性只能增加這種實驗的知識。如果它對降生的聖言是有用的，對我們更是絕對地需要。有了它，才能對那些天主打發來見我們的人，說出感動他們心靈的話。只有行動和痛苦的經驗給我們一個完全的知識。聖神以經驗做祂的學校，祂向心靈吐露生命的言語。這應是我們談話資料唯一來源。只有這種超性的知識才能使我們所見所聞結出善果，產生德行和光明。其他的一切都是麵團，必需經過發酵，加上精煉的鹽，才能成爲食物。缺少了這鹽，它們只是含糊的理想，使我們成爲夢想者——就等於知道通到各城的大道卻在回家的路上迷失了。

因此我們由每分鐘都傾聽天主的話，而獲得聖德的知識。它是來自經驗而絕對實用的。不必管天主對人說了什麼，只聽那爲你而說，對你有用的話。它將給你發信德的機會，因爲

天主在內心所說的話，藉著非常晦暗的方式練習，而淨化並增加我們的信德。

目前一分鐘所給我們的啟示是一種常新的聖德泉源

我們感到乾渴？那麼我們應知道那生命之泉離我們並不遠！而且現在就在我們旁邊，快去尋找它，向它奔跑吧！那些小小的溪流，只會增加我們的乾渴，因為它們吝嗇地衡量著給我們的水。只有這泉源是湧流不竭的。如果你希望像宗徒，先知和聖人們般的思想，寫作和說話，就要效法他們把自己完全交付於天主的推動。

呵！不爲人所知的愛情！好像祢做令人讚賞之事的時期已成歷史。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只是抄襲古老的卷帙和引用祢從前的言語。我們沒有看出祢永不停歇的化工就是新思想、新痛苦、新行動、新聖祖、新先知、新宗徒、新聖人無限的泉源。他們不需要互相抄襲，只要不斷地對祢神秘的化工全心委順。我們常聽人家說起模仿別人的生活，和抄襲他人的著作。「教會的初期」及「聖人們的世代」；這些說法究竟有何意義？……難道來自祢化工的效能不是正向所有人傾流嗎？難道它不是在每分鐘充滿他們，聖化他們，使他們成爲更有超性的人？難道對天主化工全心委順的靈修方式已經（舊式）過時了嗎？難道初期的聖人們除了每時每刻地接受天主化工對他們的塑造外，還有別的靈修方式嗎？難道一直到天地窮盡，對那些毫

天主的化工不斷地聖化我們

不保留地把自己交給天主的靈魂。天主會不能傾注祂的光榮？

是的，應受朝拜，永遠長新，不斷結果，常常令人讚賞的親密愛情！我天主的行動，就是我的書本，我的教義，我的知識；在祢之中有我的思想，我的言語，我的行動，我的苦架。不是參考祢別的工程；而是按照古聖祖古老而忠心的唯一方法——在萬物之中接受你——使祢能按照祢的計劃塑造我。我將如他們一樣地思想和說話。這就是我所願效法，引用和抄襲他們的道路。

目前一刻就是天主聖名的顯示及祂王國的來臨

天主不斷的派遣大使來宣佈祂的計劃和安排；這大使就是目前一刻你所有所遇的一切事物。你只要用你的心說出「爾旨承行」就夠了。你的心神藉著這一切傾流到你的終向和目的。無論風向如何，他都從不停止而不斷前進。所有的道路和方法都帶他走向那無邊無際的汪洋。所有事物毫無例外地成爲他成聖的工具。他在目前一刻常常可以發現「唯一需要的事」。他不必選擇祈禱或靜默，獨處或談話，讀書或寫作，反省沉思或停止思想，尋求或躲避善神和惡神，神慰和神枯，軟弱和健康，生命和死亡。在目前一刻天主的安排，常製造出他「所唯一需要的事」。在這種狀態中，包含著剝去自我，克己，拒絕一切受造物，爲了不再爲自己

靠自己，來用任何東西，只在天主的安排中按祂所喜悅地找尋一切。他在接受目前一刻的天主安排中找到自己唯一的滿足，好像不再希望世上其他任何事物了。

如果對全心委順的靈魂，把所發生的每件事都當作他「唯一需要的事」，他很顯然地不缺少任何東西，也不會抱怨。如果他抱怨，那是因為缺少信德而憑理智和感官生活。理智和感官從不滿足，也不能感覺到靈魂所有的聖寵已足夠了。聖經中所說的「願爾名見聖」就是承認祂的聖善，並且在一切事中愛慕和朝拜祂的聖善。一切事都好似天主所說的話；在每分鐘天主都創造一個超性思想，而用造物表現出來，藉著這些使我們知道祂隱藏的聖意。實際上天主的聖意只有一個，也只有唯一名稱不爲人所知，但也不可言傳。它有無限種不同的效果，取了各種不同的名字。使天主之名見聖，就是認識朝拜和愛慕那聖名所代表的不可以言語表達的「自有者」；也是一刻不停在一切它聖名的效果中認識、愛慕和朝拜祂的意願。這意願用各種不同的隱藏方式，不同的名稱表現出來，祂的意願無論在任何作品中、言語中、外表方式中及名稱中都是聖的。

爲了這些理由，約伯在極端的痛苦中讚頌天主的聖名。他不但不以爲自己所遭到的一切是災禍，反而稱這些痛苦是天主的聖名而讚頌它。他堅持主張天主的意願用什麼方式和名稱顯示都是聖的。達味也是無時無地不讚頌天主。只有藉著在一切事中，不斷發現天主聖意的

啓示和顯露，天主的國才臨格於我們之中。祂在天上所做的，也同樣在地上實行。祂不斷地養育我們。耶穌所親授那不可比擬的祈禱的要旨就是對天主聖意的全心委順。藉著天主和教會的訓導，我們每天數次誦念「天主經」，但是我們卻應經常地全心願意接受天主聖意所給我們的安排和工作。口舌必需花費時間來一字一句地誦唸「天主經」；而心神卻能毫不間斷地去實行。這就是單純的靈魂自心底不斷讚頌天主的秘訣。雖然信德活潑的靈魂為自己無能按照所願地讚美天主而感到痛苦，但就在這種窮困的狀況中受到天主賜給恩典和聖寵。天主上智用這秘密的方法使感官困乏，同時使心靈富足——感官所受空乏的痛苦與心靈所受神恩的滿足是成正比的。

每分鐘所發生的事都可有天主聖意和祂聖名的印號。所以我們讚頌它，把它看作一種聖事，是多麼合理的事。因為它能聖化一切不阻礙它的靈魂。難道當我們看到這威嚴名號所代表的的事物，能不無比的看重它嗎？它就是自天而降的超性瑪納使我們不斷增加聖寵，它就是臨在人心的聖德王國，也是人能在地下吃到的天神之糧。如果每分鐘都包含天主的神國和天神的神糧，我們不能把它當作小事。

天主，求這神國臨格我心聖化我，滋養我，淨化我。使我克勝仇敵。在實利主義人的心中，一剎那的價值是如何渺小。可是在受超性光照人的眼中是如何偉大。我們能看清那些統

治天國我們的父親所看重的事嗎？自祂而來的事都是最卓越的，也都帶有祂的特性。

天主的化工把最卓越的聖德給所有的靈魂，
如果你願意成聖，只需對祂全心委順

許多教友因為不明白取用天主的化工，他們的一生中常焦急地去尋求許多修成全的方法。當這些方法是天主所安排的固然對他們有益，但當它們干涉了靈魂和天主的單純結合時，卻成爲有害的。眾多的方法都不能給我們生命的原則。然而這原則卻不斷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以來自本原的動力推進一切的事物及施行其獨一無二的行動。

耶穌是我們每人的老師，這位老師對所有的心說話，對每一個心靈，祂吐出一個生命的話語；爲每一個靈魂都有它唯一特別的字。但我們卻沒有全神貫注去聽從它。我們想知道祂對別人說什麼，卻不傾聽祂對我們說什麼。我們沒有足夠的超性眼光，去看天主教工使事物存在的方式。我們這樣去接受天主教工的人，不可能受到任何傷害。這無限的天主教工，自世紀的開始到天地窮盡常保持同一方式，不斷地向我們傾流；對那些愛祂、朝拜祂，並以祂爲自己歡樂的來源的單純靈魂，祂把自己和祂的無限性和力量賜給他們。

你會說如果你有機會爲天主致命，那多麼好！你以爲如果一生以這種方式生活，你將感

到滿意。你覺得自己爲天主失去一切，死於孤獨，爲別人犧牲自己等理想所吸引。可是我，我的天主，我只在每件事中顯揚祢的化工，在其中我找到致命的幸福，不斷的克苦以及服務我的近人；祢的化工爲我足夠了。無論它用任何方式使我生活或死亡，我都滿足。是祢自己使我歡樂，而不是祢所用的工具和所生的效果；因爲祢籠罩一切，使一切超性化。每一件事都是我的天堂；我的每分鐘都是純粹的天主的造化。無論生死，我都對這些感到完全滿足。

呵，親密的愛情，我不管祢在什麼時候或用何方法來臨，我常常歡迎祢。天主的化工好像對我揭露了它的廣大無垠。除了在祢的無限胸懷中行動，我不再有所行動。天主的化工今日自祢中傾流的，昨日也同樣的傾流。它實在是聖寵洪流的河床，輸送它流向此處或彼處，如汪洋一般地傾注向一切，淹沒一切。我不再在一本書或是幾個聖人行實或是幾個高超的意念去尋找祢；他們只是汪洋中的幾個水滴，在那無垠的深淵消失無蹤。我也不再在靈修學者的思想中找祢，不再沿門求乞，不再到受造物的宮廷中頂禮膜拜。

我的主，你是無限全善、全智和全能的父親，我願做祢真正的兒子；在我的生活中表現我對祢的信賴，按照祢應得的尊榮恭敬祢。我願按我所信的生活！因爲祢的化工無時無地不在爲我的成聖而工作，我願靠這巨大的收入而工作——它不但常常現成，而且也以最有益的方式供應我的需要。受造物的行動能與它相比嗎？除了祢全能的子爲我安排一切，難道我要

去找那無能無知，無愛的受造物來幫忙嗎？那就等於當巨大的海流環繞我時，我卻停滯在泉水和溪流間奔跑而渴死。每件事物都變成糧食滋養我，變成肥皂清潔我，變成烈火淨化我，都是我所需聖寵的導體。我所要找的不斷地找我，祂經過一切受造物之手把祂自己賜給我。

呵！天主的愛！爲什麼當祢把自己和恩惠揮霍地向人們傾注時，他們卻無知地到那祢所不在的角落中去尋找祢。他們是多麼愚笨，不在露天下呼吸新鮮空氣，不在空曠的田野中散步，不在水多處找飲料，不把握並體會天主，不在萬物中找祂的化工。

可愛的靈魂，你願找到委身天主的秘密嗎？只需應用天主所給你的一切就夠了。除了你責任以外的事，每件事物都引你走向天主，使你成全。你所要做的只是接受它們而讓天主工作。它們都是天主的手指引你和支持你。天主的化工比一切元素的範圍更廣也更接近你。它們自一切的感官進入你內，但你需要按祂的聖意去取用，並拒絕不合祂聖意的事物。當每一個原子穿透你時，天主化工無不直入你的骨髓。所有的事都來自祂而來，任祂安排。你血管所流的生命之液，也來自天主的化工。無論在它們有力和衰弱時，沉悶或活躍時，生活或死亡時，它們的行動都是天主之手。任何受造的心靈都不能教這自天主教所學得的東西。你的生命不斷地在這秘不可知且深不可測的河道中流動。你只需愛慕你所遇的一切；並相信它們是最好的，全心信賴天主的化工只會使你受益。

是的，天主的愛，如果所有的靈魂滿足於祂的化工，他們一定會到達超性的，崇高的，可讚嘆的，不可思議的境界。的確，只要我們讓天主的聖神工作，一定可達到卓絕的聖德。這是每個人都可以達到的，因為祂確願把成全給每一個人。我們也可以說，只要張開嘴，成全自己就會進去。在天主內，每個人都可找到自己無限成全的模範；並且天主的化工也按著這模範在每個人靈中不斷地工作。只要人靈對天主忠信，每個人都能似聖人般地生活、行動和說話。他們不需要互相效法，天主的化工用最普通的方法使他們各行其道。

呵！我的天主，我將用何方法使祢所造的人認識我話的真正價值呢？……難道我一定要聽任自己擁有如此巨大的寶藏，而眼看別人在貧困中喪亡嗎？難道當我把生命之泉指給我們時，一定要看他們如沙漠中的草木一樣地枯死嗎？來嘛！單純的靈魂們，就是你們不知道什麼叫熱心，沒有什麼才能，沒有受過靈修初步教育，不懂得靈修術語，你們驚訝和讚嘆智者的口才的人，來吧！我要指給你們一條秘密的路，一條超出所有才華出眾者的路。我要把你們放在一個容易達到成全的環境中，你們可以在自己腳下和四周找到它！我要使你們與天主結合；只要你們按我的指示去做，就可握著祂的手前進，那麼就來吧！不只是認識那靈修的地圖，也要刻在你的心中，絕不怕迷路，來吧！不要去研究聖寵的原則，而是學習自古到今，祂一直在進行的工作；只要隸屬於祂的行動就夠了。不必去探聽祂對別人說了什麼話，

而自己巧妙地去依樣畫葫蘆。聖寵要給你自己的話，而它也將屬你所有。

只有天主的化工能聖化我們，只有天主才是我們成全的模範

天主的化工每分鐘準確地實行那永恆上智對萬物所定的計劃。天主對每人都有獨特的理想，而也只有天主認識這理想。假設你知道了這一切的計劃，而不知道有關你個人的計劃，那對你將一無所用。天主的化工在聖言內看到所要塑造你的典範——祂對你的理想。在聖言中，祂也看到所有靈魂的需要。這個理想的一部分包含在聖經中。天主聖神的工作是按聖言內的典範完成這個理想。爲了完成這理想，我們只要把自己完全交於天主手中。我們自己的努力以及理智的推論完全一無所用，難道這不是顯然的真理嗎？這件工作不是靠我們自己的聰明、智力和技巧所能完成的。我們只能被動地全心委順，把自己放在祂手中，從祂那兒得到一切。我們就像鑄模中的熔鐵，畫家前的畫布，或是雕刻家手中的石頭。這些不都是很簡單明瞭的嗎？在天主聖言的奧蹟內，就包含了天主所願在我們身上塑成的肖像。對這一切奧蹟的知識，並不能使我們相似天主爲我們所預定的肖像。只有天主化工神秘的印號使我們相似我們的模範。我們理智得到的概念不能換取這些印號，而意志的全心委順才能使我們得到。

一個單純靈魂的智慧在於他滿足於自己的事務，只走自己的小路，而不超越界限。他對

天主的動作不表好奇，只想知道天主對他的聖意。他不以推測和比較去猜想將來如何，只願知道目前一刻天主聖言在他心底所說的話；而不去問他的淨配對別人所說的話。用這種方法，他不知不覺地每時每刻使一切事物超性化，這就是聖言以祂有效的行動向祂的新娘說話的方式；而新娘不好奇地追究它的底細卻以感恩之心完全接受。這種靈魂的內修生活是單純現實體並擴展到他每一部分。他不以使他感到炫耀的觀念和煽動的字彙做行動準則。一般人努力用他們的理智來求熱心，但實際上理智並不是達到熱心的必要因素，甚至有時理智還是一個阻礙。人們放棄了他靈魂生命超性的體質，不以自己的忠信去增加聖寵，卻用天主過去所做的奇工奧蹟來填滿自己的頭腦。

閱讀天主的神工妙運，使我們的好奇心滿足；但它的效果常常只是使我們唾棄那外表看來是微小的事。只要我們不輕看這些小事，它們卻正是天主用來在我們靈魂上完成大工程的工具。我們對書中所記天主的化工嘖嘖稱奇、讚頌不已。可是當天主願意在我們心中繼續寫祂的奇妙化工時，我們不願使自己的心版平靜任祂寫作，而只一味好奇地追問祂在我們和別人身上究竟作了什麼。

天主的愛，我求祢寬恕我的過失，因為我還不知道如何讓祢在我內工作。我還不讓自己燒熔於祢的鑄模內。我以前常到祢的畫室內，驚嘆祢的創作；可是我卻尚未學到讓祢在我心

上隨意落筆所需的全心委順。主，我的導師，我的父親，我的愛友，我終於找到了祢，我願作祢的學生，不再到別的課室中求教。我如悔改的浪子，回到祢的家中向祢求糧充飢。我也放棄那些只能滿足理智的觀念；不再在靈修家和名著間往返奔波，而只有祢對我所施的化工去應用他們。我不在他們那兒求自己的滿足，而是在他們以及一切所發生的事中服從祢。我願約束自己於目前一刻所應做的事上，藉此一面愛祢，一面完成我的責任，並使祢在我身上工作。

卷二 全心委順的境界

第一章 全心委順的本質及其卓越性

天主對祂召叫走全心委順道路者的計劃

在靈修途中有各種不同的境界：有時是人靈生活於天主中；有時是天主生活於人靈中。這兩種境界各有其特殊的生活方式。當天主生活於人靈時，人只需對天主的聖意全心委順。當人靈生活於天主時，人需要不斷努力想種種方法去與天主結合，所有的事都要有一定的規則：怎樣讀書，怎樣省察等都要事前定好；甚至連談話的時間也不例外。當天主生活於人靈時；靈魂再沒有自己的一切了，只靠天主每一刻所給的推動而生活，不需要預備食糧，也不須預定道路。靈魂有如一個小孩任隨天主引導；他不佔有任何事物，只憑內在的感覺去分辨呈現在他面前的一切。這種靈魂不需要讀指定的聖書，並且時常缺乏一位適合的神師。天主撤去了他周圍的一切支援，而為自己保留了完全的引導權。靈魂這時處於一片黑暗中，為造物所遺忘和拋棄，只感到死亡的滋味和自己的虛無。他感到自己的可憐與需要幫助，但卻不知何時何地支援將要來到。他在平靜中等待，毫無躁急，而只把他的眼光注視天上。天主

不能在這淨配身上找到更純潔的心境，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拋在一旁，爲了只靠天主的聖寵和超性化而生活。天主在適當的時間供給他聖書、思想、忠告、勸言、善表以及對自己靈修狀況的認識。別的靈魂以勞力所獲得的一切，他卻以全心委順來尋找。別的靈魂要小心預備食糧，以便在需要時取用；全心委順的靈魂在需要的那一刻自然會得到。時間一過他就完全放棄；他只接受天主所願給的，因而完全靠天主生活。別人做無數的事光榮天主；他卻像一個破瓶的殘骸被人視做一無所用，在一個孤獨的角落裡，爲一切受造物所遺棄。他卻因著一種非常真實可信而活潑的愛情歡悅於天主之中。雖然這種愛情注入他的靈魂，他卻保持一種安息的狀態。他不靠自己的行動去做任何事，只把自己完全託付天主的手中，而按祂的意願事奉祂。有時連他自己也不知所做之事有何用處，但天主卻知道。人們都想他一無所用，而由他的外表，人們也很容易得此結論。可是，藉著一些秘密的來源和渠道，祂把無數的聖寵傾注給那些不會想到祂的人，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全心委順的靈魂的每一件事都在有效地做著宗徒事業，天主給他們默靜、忘我、安息、脫離受造物、言語以及行動，同時給這一切一種變化人心的德能，而卻使他們自己都毫不覺察。同時天主也利用無數受造物的偶然行動配合祂的聖寵不知不覺地指導這些靈魂。他們也給別人精神上的支援和指導，但往往在不經意的行動中完成。天主常以一種秘密而不爲人預

知的行動在他們心中工作；使這些靈魂相似耶穌，「有一種德能從中流出，治癒其他的人」。但其中有一點區別，就是：她們並不感覺自己有這種德能，也不認爲自己可以居功。好像一種隱秘不見的香油，人們只能聞到它的香味；一種知己方能嗅得出的香膏。

天主的化工藉著許多晦暗不明的情形來領導全心委順的靈魂

當靈魂發現天主的化工在他內領導，他放棄了所有自己的善工、敬禮、祈禱的方法、所看的聖書和受別人的靈修指導，爲了只受天主的指導而對祂全心委順，因此天主成了他成全的唯一法則和動力。他如其他聖人一樣，深深相信只有天主知道什麼爲自己最好！如果他自己已在受造物中另找行動的方法，他只會在天主所領他進入的陌生之地中迷途。天主以無人知曉的行動來引導這些靈魂，帶他們走一條只有天主所認得的路。他們好似空中的風，只知道目前的動向；以後要做什麼，完全看天主的聖意。而天主的動作只能靠它的效果得到解答。天主究竟在他們中做了什麼？祂用什麼方法來推動他們？祂或者用一種秘密而確實的直覺，或者以他們分內的責任，這就是他們所知道的全部靈修生活，所有的神規和默啓，以及全部的智慧和忠告。在這些推動中，他們從不感到缺乏任何事物。憑藉信德，他們確知所做的事非常高超。他們讀聖書、談話，或求靈修指導，無非爲了辨認天主的化工。這一切神業他們

都視爲天主化工的一部分，他們從掩蔽萬物的有形外衣下，認識並承受天主的影響，而拋棄事物的本身。無論事物的豐盛或缺乏，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全心依靠那無所不在，永不變更，永不失敗最有效的天主化工。無論在大事或小事中，他們都注視這化工，而感到歡欣。天主的化工在每分鐘都把自己完全給他們。如此他們以信賴之心去用每一件事，但同時他們對天主的安排和化工完全俯順。即使在外表看來非常矛盾的情況，他們也很容易而堅定做到這一點。他們不再花時間去考查、希望、抱憾或嘆息，而是在確信自己不斷佔有最成全之事的信心中生活。

他們忍受身靈各種不同的狀態。他們看裏裏外外所發生的一切都向她們啓示天主化工的無限內涵；這就是他們的福樂。所有的受造物在他們眼中，只能製造窮困和飢餓；只有天主的化工才能正確的衡量事物的真價值。所以對他們來說，天主的化工剝奪他們的思想、言語、書籍、食品、朋友、健康及生命，正如給予與這些相反的一切事物一樣。靈魂愛這天主的化工，相信它各種的形式都有同樣聖化的力量。他不去追究他被引導走何道路，只有這一切事來保證這萬有的根源就夠了。

全心委順的境界包括了純粹信、望、愛、三德的境界

全心委順是以一種包括了信望愛三德的單純動作，使心靈結合於天主及祂的化工。它是一種舉心向主並對祂的化工全心委順的單純動作，使信望愛合為一種德行。我們如何才能表示這超性的混合物和這個精神的實體呢？如何才能找一個名稱來正確的代表它的本質和概念，讓我們認識這三而一的德行呢？藉著信望愛三德單一行動中，靈魂在佔有並歡欣於天主及祂的聖意。靈魂看到了這個可崇的目標，愛慕祂，並把一切希望寄託於祂。這境界可被稱為純信德，純望德或純愛德的境界都一樣地正確。我們通常稱此境界為純信德的境界，但並不是表示它不包括其他兩超德，只是表示以一種隱暗的方式去激發它們。

在天主這方面來說，沒有任何事比這境界更保險的了；但就人心方面看來，沒有任何事比這境界更無意義了。在天主這方面，它有一種信德絕對的正確性；在人心這方面，這正確性中調合了畏懼和希望。呵！這三種超德的合一體是多麼值得我們祈求！那麼，神聖的靈魂，相信、希望並愛慕吧！但卻要讓天主所賜的聖神，以祂單純的碰觸來激發這個善情。這是天主聖神以天主聖名在你的內心深處傳油。看，這是天主的話，這是神秘的啓示，天主預先揀選的保證由它而來的一切福樂：天主待良善和心淨的人實在厚道。

有時這是一種純愛的接觸，使靈魂燃起愛火。它有如一般快樂的激流沖向所有靈魂的官能，使它們充滿信賴和光明。但有時這卻是一種純信德的接觸，它使靈魂嚐到很深的痛苦，

只看到夜晚的黑暗和瞳影。純粹的愛看到，感到，也相信，純粹的信德看不見，也覺不出，卻仍相信。這就是兩者的區分不同。這兩種境界有某種情形在外表上完全一樣，但在實質上看來，純信德的境界並非不包含愛德，而純愛德的境界也並非不包含信德和全心委順。這些名稱只是探出某種境界的主要因素而已。天主以這些德行不同的混合體觸動靈魂製成各種超性卓越的境界。每一個靈魂所受到的感觸都有他個人的特性。這一切毫無關係，因為他們都是由信望愛三德組成。

全心委順的境界，包含最英豪的慷慨大方

沒有比一顆信賴的心，在勞苦和死亡的危險中，只看到天主生命，來得更慷慨大方了。一位有信心的人，如果需要吞噬毒藥或是在戰爭中走向最危險的地方，或是獻身於瘟疫流行的地區服務，他會把這些責任視為充滿了天主性的生命。他不是一點一滴的得到這個生命，而是好像大浪一般的淹沒了整個靈魂。如果一個軍隊為這種觀點所鼓動，將是無敵不克的。信德的本能是一個人的心，提高擴大超過一切感官所能察覺的東西。

按照信德的生活，是與信德的本能完全一樣的；它包含了在天主的禮物中感到快樂。它的信賴是基於盼望天主的保護；這種保護使萬物和協、融洽，也使我們以好心從天主手中接

受一切。它在靈魂中產生一種平靜的心，準備我們遭遇一切的境況情形和人物。信德從沒有感到不快樂，即使在感官感到乾枯的時候，它仍然感到歡欣喜悅。靈魂經常保持一種對天主和祂的化工活生生的信仰，這種信仰超過了使感覺晦暗的相反的外表。

感官會因恐懼而突然對靈魂喊著說：「你這個不快樂的人，現在你已經喪亡了，你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援助。」但是，信德卻用更堅強的聲音回答說：「堅持到底，勇敢向前而不要害怕。」

全心委順和純粹信德的境界，比其他最顯赫的善功給靈魂帶來更大的功勞

我們在聖人身上，所看到許多奇特的事，例如神視、默啓與天主內心的交談。它們只是那包含和隱藏在信德中卓絕境界所發出一些外在的光輝。信德擁有這一切，因為它知道在每一刻，每一分鐘所發生的事上，看到和聽到天主。當一位聖人靈魂的境界，以可見的方式顯示出來，並不是說他的信德仍沒有那樣地美麗；那只是顯示出他的德行，爲了吸引其他的靈魂也效法他。這正好像大伯爾山上的光榮和耶穌的聖蹟並非一些額外的表現，而是祂的光榮有時穿透了祂人性的黑雲，使人能夠尊敬祂愛慕祂。

聖人生活的真正奇妙之處，在於他在一切事中，所有堅強的信德。如果他沒有這一點，

其他任何的禮物都不能使他成聖。他的聖德是基於一種愛的信德，他常使自己在一切事上取悅於天主，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奇蹟。如果有時因看外在的奇妙，把他的信德表示出來的話，只是爲了那些需要這種證據的人而發出的。有信德的人，在他的晦暗境遇中感到滿意。他不再在顯赫光明的外表中安息。他讓這些外在發生的事使他的鄰人獲益，對他自己來說他只保留最平凡的事物，就是天主的安排和祂在這世中的聖意。他以隱晦的方式操練自己的信德，信德不要求證明，信德越少的人需要證據，那些因信德而生活的人，的確得到了證據，但未必一定在於外表的奇妙，而是在於天主的安排中，只有從這方面去看，才能說在不平凡的事件與純粹信德的境界之間沒有矛盾，天主造就了許多聖人爲了拯救其他的靈魂，天主使這些聖人的面孔發光，照明那些軟弱的靈魂，先知們宗徒們和許多的聖人們就是如此，因爲天主選擇了他們，使他們成爲燭照眾人的光明，這一類的聖人將會不斷的出現，但是在教會中卻有數不清其他的人，他們度著一種隱晦的生活，他們的光明只會在天堂上顯露出來，在這世界上，他們不發出任何的光，而只生活和死亡在很深的晦暗中。

全心委順的境界包括了一切其他各種不同靈修方法的功勞

心靈的全心委順包括了事奉天主的一切方法。因爲一個人把他的一切都交付給天主的聖

意，因為純粹愛德而鼓動的心靈涵蓋了因天主聖意所作一切的行爲，因此每一分鐘靈魂都毫無限制的全心委順。他的德行包括了一切可能事奉天主的方式。他的工作不是在於決定在某一件事上對天主俯順。他唯一的工作是預備在一切事上服從天主，這就是全心委順的基本要件，也就是天主對靈魂的要求。天主對自由奉獻的心靈，所要求的包括了克己、服從和愛情；其他的事都是天主的工作。不論靈魂努力的履行，自己地位上所有的責任，或是跟隨天主默啓的吸引，或是平安的對聖寵在他身體或靈魂上所做推動的俯順，這些都不關緊要；在这一切事上，從他心靈的深處，他不斷的發出同一，全心委順的意願。這個行動絕不爲當時靈魂的活動所限制，也不爲那一分鐘天主的安排所限制；在它的深處包含了一個真心誠意的好心，所有一切的功勞和效能；雖然這些功勞和效能的實現，都不在它控制之下這個靈魂所願的一切，在天主面前就被視爲已完成的一樣。

即使天主的聖意限制我們使用某一個特殊的官能，但祂卻從來沒有限制我們的意志。天主的聖意，天主的本性本體是我們意志的對象。靈魂以愛情與天主結合，是沒有任何方式上和度量上的限制。如果在一個特殊的情況下，這個愛情被具體的限制在運用某一個特別的感官，這就是說天主的聖意也決定自我限制於某一個特別的對象。這正好像天主的聖意在目前一刻把自己按比例縮小，經過這個感官而進入心中。當天主發現純潔的心靈，對祂毫無限制

和保留的俯順，天主的聖意按照被愛情所鼓動的心靈的無限能力把自己通傳給他。這個愛情使心中空無所有而能無限地接受天主。

呵！這神聖超然的心境，他使心靈爲天主保留。呵！潔淨的心靈。呵！真福的克己。呵！無限制的俯順。這就是吸引天主進入你心靈深處的方法。讓我的感官追尋他們所願意的。可是主，祢卻是我所有的美善和幸福。主！請祢隨心所欲地對這個微小的受造物做祢所願意的一切；使我能行動，能受到祢的默感，使我成爲祢的感動的對象。因爲一切都屬於祢，一切都是祢的，從祢而來，也爲祢而存在。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和可做的。無論我生命中的哪一刻，哪一分鐘，都不由我自己來安排。所有的一切，都屬於祢，我不願增加或減少，詢問或反省。聖德、成全、救恩、指導克己，全是祢的事。主！至於我的一份，就是對祢所安排的一切完全滿意，不爲自己選擇任何的行動條件，而把一切託付於祢的聖意。

所有的靈魂都被召回，來分享這種境界所包含的無窮美善

呵！天主，我所宣講的就是全心委順，而不是生活中的一種特殊境界。祢聖寵爲靈魂所安排的一切境界，我都喜愛，而不對其中任何一個有何偏好。我要教所有的靈魂一個普通的方法，來達到祢爲他們指定的境界。我所要求於他們的，就是願意放棄自己讓祢來領導；他

們將不可錯誤地使自己得到爲他們最好的一切。我對他們宣講信德，全心委順和信賴，讓他們願意成爲天主化工的主體和工具；使他們相信在每一分鐘天主的化工都在一切事上工作，而按照靈魂的善意，使他得益。這就是我宣講的信德。這並不是信德和純全愛德的特殊境界，而是一個普遍的境界。在那裡所有的靈魂可以發現隱藏在各種不同方式和外衣下的天主。他們會接受天主聖寵爲他們所預備的各種方式。我已經對在困苦中的靈魂說過；我現在要對一切的靈魂說。我心靈的真正本能是屬於每一個人，對所有的人宣佈福音的秘密，使我對一人成爲一切。在這種心境中，我認爲我有責任（我毫無困難的服從這個責任），與哭泣者一同哭泣，與喜樂者一同喜樂，與單純的人用他們的語言對談，與學問高深的人愈謹慎的修飾言辭。我願意使一切人看到他們能夠追求的東西，不是某些人的特殊恩惠，而是同一的愛情、同一的全心委順、同一的天主，同一爲天主而工作。因此所有的人毫無等差的可以獲得卓絕的聖德。某些聖寵之所以被稱爲特殊，只是因爲僅有極少數忠信的靈魂，才配得到它們。這件事將要很清楚地在最後審判之日顯示出來。啊呀！在那一天，大家要看到並不是因爲天主有任何的慳吝，以致大多數的靈魂都沒有得到天主的賞賜；而是完全因爲他們自己的過失。如果他們曾經完全而長久的對天主的聖意俯順，天主將如何把豐盛的恩寵傾流到他們的胸懷中。

我們對耶穌的工作也可應用同一的推理。如果有些人因為不信任耶穌或不尊敬祂，而不接受祂所願給的恩寵，他們只能歸罪於他們自己那惡意的心境。雖然不是一切人都能達到同一卓越的境界，或得到同等的禮物；但是只要所有的人都忠信於聖寵，各按自己能力回應，聖寵將使所有的人得到滿足；因為他們將在天主的恩寵內達到某個程度的卓越境界，使他們的意願完全滿足。他們將在本性和超性的層面，都感到滿意，因為藉著與天主結合渴望在心靈深處所發出的嘆息中，本性和恩寵是無法分辨的。

所有聖寵的財富都是心靈純潔和完全的全心委順所結出的果實

因此誰願意豐盛的享有各種美善，他只需要做一件事：使自己的心靈潔淨，對任何的受造物保持平心，並對天主完全的委順；就是在這種純潔和委順中他將要找到一切。主啊！讓其他的人向祢要求各種不同的禮物。用嘮嘮叨叨的話向祢祈禱；至於我，我只要求一件禮物，我只向祢做唯一的祈禱：給我一顆潔淨的心。噢！心靈潔淨的人，你是多麼地快樂，你在心中藉著活潑的信德，看到天主。你在一切事，每一分鐘看到祂在你的裏裏外外工作。在一切事中，你是祂的對象和工具，祂在一切事中引導你。常常在你沒有想到的事上，祂卻為你著想。你只應該希望一切發生的事，按照祂所願意的成就於你，這就足夠了。祂知道如何準備

你去應付它們。在你富有救恩的盲目中，你搜尋自己，希望在你內發現這種意願。可是你卻不能看到；天主卻很清楚地看到它。但是，你是多麼單純，你不認識什麼是一顆具有善意的心靈，它不是別的，就是在那心靈中可以找到天主。當天主在這種心靈中看到自己的意願，祂知道這個人常常會對祂的安排俯順，同時祂也知道，你並不曉得什麼爲你有真正的好處，祂會親自照顧你，把一切給予你。如果祂使你失望，祂並不在乎，你想你要到東邊去，祂卻領你到西邊。你想你已瀕臨危險，祂卻掉轉方向帶你平安的進入港口。雖然，你沒有地圖，不知道路線，對於風和潮水毫無所悉。可是，你的一切航程，卻將成功。如果海盜攔截你的路線，一個突如其來的風，將帶你脫離他們的勢力。

一個善願，一顆純潔的心。耶穌，把它們列於真福之內是多麼的正確，哪裏能有比佔有天主和被祂佔有能得到更大的快樂呢？靈魂平安地在天主照顧之中安眠，正如一個天真的兒童在天主智慧的照顧之下遊戲，沒有憂慮地繼續他的航程，任何的危險、海盜和暴風雨，都不能阻止他邁向終點。

純潔的心靈，良善的意願，這就是一切精神境界的唯一基礎，純粹的信德、純粹的望德、純粹的信賴和純粹的愛德，將被賜給這些人。就是在這樹根上天主要移植沙漠中盛開的花朵。我的意思是說，一個完全脫離萬物的靈魂，各種奇異的恩寵，將在他的心中盛開。天主居住

在這個心靈中，使他摒棄一切事物，有如沙漠一般；在這沙漠中將有豐盛的泉源，來灌溉新郎的花朵和新娘的花園。我們可以想像到，純潔的心靈向所有的靈魂這樣說：「請仔細地看我，我是產生愛情的人，這個愛情將找出更好的部分而專注於它；是我帶來甜蜜而有效的敬畏，它給予靈魂一種對罪惡的恐懼，而使它很容易地逃避。在我內有一種卓越的見識，使我認出天主偉大，和德行價值。從我內心發生一種大膽的期望，一種不息的聖神願望，是我使靈魂長久地在盼望中操練德行，這種盼望就是擁有天主自己。將有一天，所有忠心的靈魂，都要更完全地享有這份快樂。」

純潔的心靈因著它永不枯竭的財富，邀請所有的人充實他們自己，因為一切精神的境界和靈修的方法，都導引人回到純潔的心靈，他們是從純潔的心靈中汲取他們的優美和魅力。聖寵的奇異果實和各式各樣的德行，滋養著這個靈魂，在四面八方，開出美麗的花朵，這就是心靈純潔的效果，這就是流奶流蜜的福地。

因此，可愛的靈魂，來吧！讓我們飛奔，讓我們飛翔去到那召喚我們愛情的海洋，我們還等待什麼？讓我們立刻開始，讓我們走吧！把我們自己消失在天主之中，在祂的心中為祂的愛而陶醉，我們將在祂心中發現一切天堂財富的鑰匙。讓我們邁向天堂的路。沒有任何隱蔽的處所我們不能滲透。沒有一個門會對我們關閉。無論是花園的門、閣樓的門或葡萄園的

門，將爲我們開放。如果我們願意享受鄉村的空氣，我們只須去到那裏。有了達味的鑰匙，有了知識的鎖鑰，有了深淵的鑰匙——在這深淵之中包含了一切隱藏著天主智慧的寶藏——我們憑著這些鑰匙，可以來來去去、進進出出，隨心所欲。用這個鑰匙，我們可以打開神秘死亡的門，它那神聖的黑暗對我們開啓。有了這個鑰匙，我們可以下降到地下的湖和獅子的獸棧。有了它，靈魂可以滲透進入最隱晦的地牢，然後平安地回來。這個鑰匙使我們進入一個被祝福的處所；在那兒，有智慧的光明；在那兒，新郎將要安詳地對他的淨配吐露他愛情的秘密。啊！這天主的秘密是無法可啓示的，因爲人的語言不能把它表示出來。

因此，親愛的靈魂，讓我們愛吧，除了愛之外，我們不需要任何事物來使我們富足。愛，給我們聖德和它的一切相隨之物。愛就在我們四周，流入一切願接受它的心中。啊！產生永恒生命的種子，我們永遠不能足夠地讚美它。但是，爲甚麼我們應該談到它呢？在靜默中擁有它比用言語來讚美它來得更好。我能說甚麼呢？我們一定要讚美愛情，但那只是佔有愛情的後果。從愛情佔有一個心靈的那一剎那起，讀、寫、說話、行動以及其他一切反面的事，都化成一樣的事了。一個人不選擇任何事情，也不躲避任何事情。他可以獨自相處或做宗徒，他可以健康或生病，他可以默默無言或是滔滔不絕。愛情如何對心靈下令，心靈就會忠實地運用它的官能。心靈在愛情的支助下統治著這個人，使他爭取天國；因爲這個心靈沒有其他

的本能，而只接受愛情所啓示的一切。它喜歡愛情呈現給它的每一個對象。有時，本性和惡神也會冒充這個對象，但它只會使這心靈厭惡和恐懼。如果天主許可，有時心靈也會受到欺騙，但這只有使它更聰明和更謙遜。一旦它認識了它的幻覺，它會以更大的愛情和更謹慎的忠信，回到天主臺前。

第二章 被天主召叫到全心委順境界的靈魂的責任

被天主召叫到這種境界的靈魂，其最大責任就是把自己完全地、絕對地，奉獻給天主

「奉獻正義的犧牲並且期望於天主」。這就是說，靈修生活的偉大和堅固的基礎，是把自己完全交給天主，使自己在裏裏外外的一切事上，完全任祂聖意的安排。此後當完全忘記自己，把自己當做一個已經賣掉和交付的東西。人對賣掉和交付的東西不再有任何權利；所以天主的聖意就是我們一切的歡樂，祂的快樂和光榮是我們唯一的幸福。

這個基礎一旦奠定，靈魂不需要做別的事；只要在他的一生中歡悅於天主，為天主的聖意，完全放棄自己的一切，任天主處置。無論做這做那或是做相反的事，他都一樣地心滿意足，而不對天主聖意為他所做的事加以回想。

棄絕自我，這就是在我們盡了本身的責任以後，所有的最大職責。我們盡這職責成全的程度，就是我們聖德的度量。

被天主召叫到全心委順境界的靈魂的責任

一個神聖的靈魂不是別的，就是因著天主聖寵的幫助，自由地對天主聖意的俯順。得到這一點以後，其他隨之而來的，是天主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靈魂應當盲目地以自我棄絕，以完全的平心來放棄自己。這就是天主所要求他的唯一心境，其他的一切，由天主按祂的計劃來選擇決定。祂好像一位建築師，為祂所要建築的房屋，選擇材料，選擇石塊。

因此，我們應該愛天主和祂在一切事中的安排；我們應該按祂所呈現的樣子愛祂，不希望任何其他的事物。靈魂絕不關心這件或那件呈現的事，他所關心的就是天主；天主所給的一切就是最好的。因此，整個的靈修生活，可以下列座右銘表示出來：我們應當純潔地、完全地對天主的安排放棄自己。當我們在這安排中，就應該以完全的忘我，永遠不停地忙著愛祂和服從祂；沒有任何的恐懼，回想或自顧，也沒有因為擔心自己的救恩和成全所帶來的不平靜；因為天主自願要為我們管理我們的事物。讓我們一次而永遠地把一切交於祂無窮的智慧，為了使我們只追求與祂同在和屬於祂的一切。

來吧！讓我們昂首挺胸超越在我們裏裏外外所發生的一切，永遠對天主心滿意足，對祂所做的和祂讓我們所做的心滿意足。讓我們非常小心地，不要不明智地做許多不平靜的回想。它們正像許多小路，在我們腦中錯綜複雜地呈現，而不能領我們到達任何的目的，只會給我們帶來損失。讓我們用撐竿跳的方法超越這滯礙的迷宮，而不要跟從它那些猶豫不定的細節。

來吧！我的靈魂，讓我們越過我們的憂悶，我們的疾病，我們的乾枯，我們脾氣的不平衡，我們頭腦的軟弱，魔鬼的陷阱以及人們的懷疑、嫉妒、惡毒的意念和偏見；讓我們像老鷹一樣，高翔於雲層之上，我們的目光注視於太陽和它的光線，那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得不感覺到所有這些不幸，因為覺得它們的權利不操在我們的手中；但是讓我們記住我們的生命到底是甚麼，它不是一種感覺的生命。讓我們生活在靈魂的較高一部分；在那兒，天主的聖意進行祂永遠的工程，常常一樣，常常均衡，常常不變。在那個精神的家中，造物主無形無像地、不可言傳地使靈魂無限地與受造的陰影和顆粒，及其他一切各式各樣的細節遠離。即使我們感官為暴風雨所襲擊的時候，我們仍然保持著平靜。我們宜脫離感官而獨立，脫離它們的煩擾不安。它們以成千成百的變化來來去去，不再使我們煩惱。那僅僅好像是雲層暫時使天空黑暗，但是，不久即將消失。我們知道，感官所察覺的一切正如空氣一般的沒有秩序，常常不斷的改變。天主和祂的聖意，是使有信德的心靈沉醉的永遠對象，正如祂是在受光榮的心靈的真正幸福。在光榮的境界，心靈的幸福將對我們整個的肉身也有影響。但是，現在感覺卻是怪物和野獸的犧牲品。不論我們感官的印象是如何的可怕，天主的化工卻會給我們一種天上的力量，使它光明如太陽。因為在這世界上，天主要預備我們的身心感官好像精鐵、細麻和寶石。正好像這些物質一樣，它們必須經過許多的洗鍊和淘汰，才能顯出它們

的光輝和純潔；靈魂在這世界上，從天主手中忍受一切，就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

有信德的靈魂知道天主的秘密，永遠保持在平安的狀態。對一切發生其他的事，他總會比較，反而不斷地得到安慰，因爲他知道天主在引領一切。他如此親密地追尋天主的指引，使他把一切事，當做一個恩寵，而忘掉天主藉以工作的工具，爲的是只想盡他應盡的責任。全心委順的靈魂，在一切事上，除了罪以外，他都清楚地看到是恩寵的工作。即使一些小過犯，恩寵也會把它們轉變成他的利益——或使他「清楚地看到」。靈魂所感覺到的一切折磨和安慰的印象，都是天主聖意爲了他的好處而不斷使他接觸的。所謂「清楚地」是指一切對他發生的事都能非常清晰地辨認出來。在所有的事情中，信德只看見天主，只使自己完全地仰合祂的聖意。

靈魂為了達到這個全心委順的境界，必須擺脫一切受造物

靈魂一旦達到這個境界，所嘗到的只是甜蜜。但是，在路上卻要經過許多的苦悶。有關純粹愛情的教導，只能在天主的行動中學到，而不是靠我們自己的精神力量。天主既用觀念，也用痛苦和矛盾來教導有愛情的心。這種境界的科學，是一種使一個人嘗到天主是他唯一美善的實際知識。我們爲了有這種知識，應該使自己脫離任何局部的美善。爲了要達到這種脫

離的狀態，我們應該真正的拒絕它們。因此只有經過一個不斷的自我矛盾，和長期各種的克己、試探及剝奪，一個人才可以達到這種純粹的愛情境界。我們應該達到那一點，在那兒整個被造的宇宙不再存在，而天主就是一切。爲了這個目的，天主必須與靈魂的一切愛慾爲敵。因此，當一個人願意擬定一項到達成全的計劃，或是接受某人的指導，或是當他依戀任何的事物時，天主使他的看法張惶失措；並允許在他所願意做的事情中，只找到混亂、麻煩、空虛和愚蠢。只要他一說：「這是我的路，這是我要找的人，這是我所要做的事。」天主立刻就說相反的事，並且從這靈魂所選擇的方法中撤去他的能力。因此，當靈魂在一切事上所看到的，除了欺騙和虛無之外，別無他物，靈魂就回頭歸向天主，求教於祂自己，對祂感到心滿意足。

能夠懂得天主這種飽含愛情的嚴厲的靈魂是有福的；能夠忠信地回答祂的是快樂的。他將高升於一切之上，超過一切事物而到達不可改變的、無限的本體。他不再讓自己以愛情和信賴走向任何的受造物。他只在盡責上使用它們，只在天主的命令和祂的聖意安排之下接觸它們。他的生活超越豐盛和空泛的變化。他生活在天主的無限中；祂就是他永遠的幸福。天主在這靈魂中看到 he 空虛自己，不做推動和選擇；他在一個普遍的平心中死亡而被埋葬。無所不包的天主本性竟是如此地滲入心靈的深處，在一切的受造物上染上一層虛無的顏色，使

它們的區別和變化消失。所有的受造物，靠它們自己絕無能力和效力；心靈絕不對它們有任何的傾向，是因為天主的尊威已經充滿了他的容量。因此，一個如此為天主而生活的靈魂，會死於任何事物，且任何事物對他也是死亡的。把生命賜給一切的天主，使靈魂富有活力，也使受造物彼此有生氣；這個生命就是天主的安排。藉著這個安排，只有當受造物是必需而有用的時候，一個心靈才被推動趨向它們；也是藉著這個同樣的安排，一切受造物才能呈現給靈魂而被他接受。沒有這個天主聖意的超性功能，靈魂絕不接待任何受造物，也不被推動趨向它們。這是使所有的受造物歸本還原；首先使它們成爲虛無，然後使它們成爲天主安排中特定的一點。其結果是使一個靈魂每分鐘都把天主當做是他所有的一切。因為對這個靈魂來說，每一分鐘都只是在心靈深處對天主完全滿意，對所有可能的受造物毫無限制地全心委順。更好是說按照天主的安排，他對整個受造的宇宙委順。因此，每一分鐘都包涵了所有的一切。

靈魂主動地練習全心委順

雖然被天主提昇到全心委順的靈魂，是更加被動，但卻不能免除一切的行動。這種境界不是別的，就是更習慣性，更成全的操練「全心委順」的德行。它好像是德行的本身，應該

包括兩種責任：主動地完成天主的聖意，和被動地接受天主所給我們的一切。

我們說過，它基本上把我們的存在完全給予天主，按祂的聖意而使用。現在，天主的聖意以兩種方式來利用我們的本質：祂或者要求我們完成某種行動；或者祂直接在我們內行動。因此，我們有兩種方法對祂俯順：很忠信地實行祂清楚顯示的命令，或是簡單被動地對祂在我們心中所產生的效果俯順，無論那是愉快的或是痛苦的。全心委順包括了這所有的一切，它就是按照目前一刻的心境，完全對天主的安排俯順。靈魂是否知道祂所要做的是甚麼，或是目前一刻可能發生甚麼事，都是不重要的，但他應該放棄自己卻是絕對重要的。

因此，一定要完成遵守誠命的責任，和被動地接受並完全俯順。但還有第三種責任，雖不是由實際的誠命而產生，卻屬於主動的忠信，那就是服從天主的神在對祂俯順的心靈中所作的推動。

爲了完成這一種責任，需要極大的單純和溫和而誠摯的柔順。靈魂在天主聖寵的引導下，需要一種敏感的機動性。我們需要放開自己，自然而然地讓自己單純，自由地服從自己內心的動向。爲了使靈魂不在這種情形下受欺騙，天主從來不會誤時地給他們良好的神修導師，指導他們如何應用這來自天主的靈感。這第三類的責任超出任何法律形式和確定的事物。這就是在聖人生活中個別和獨特因素的來源；它管制他們的口禱，內心的交談，以及生活中驚

人的事物：他們的克己，他們的熱忱，他們爲自己近人自我犧牲的豐功偉蹟。這一整片園地，完全在天主聖神所銘刻的內在法律控制之下。因此，沒有人應該爭取它，甚至渴望它，或是因爲自己沒有得聖寵去做這類的善功和操練不凡的德行而抱怨，因爲他們的功勞所在是由於它們是天主的安排。除非我們自己有這種保留的態度，我們將受到自己精神的影響而陷於幻覺和錯謬。

我們應當知道，天主願意保留一些靈魂，使他們隱藏不露，無論在自己或別人眼中，他們都顯得很平凡、微小。天主給他們安排的不是顯赫的德行而是隱晦的。如果他們嘗試走其他任何的道路，他們將欺騙自己。如果他們受到足夠的指導，他們將知道是在自己的虛無中保持忠信。他們的謙下卑微將是他們平安的來源，在他們和那些好像更受寵幸的靈魂之間的區別，只可能在他們的愛情和他們對天主聖意的俯順。如果他們的愛情超過那些在外表中成就顯赫的靈魂，無疑的，他們的聖德更爲偉大。

這是顯示每個靈魂應該對自己地位的責任，和天主照顧的安排，表示滿足。很顯然地，天主對一切人平等地要求這些事。至於一個靈魂，能在祂內感到吸引和影響，那完全在於天主是否賞賜他，沒有一個人應該努力去製造它或設法增加它。後者是本性的努力直接與聖寵的傾注相反；前者則是平安中來臨的，那是新郎的聲音在召喚他的淨配。他只應該在聖神的

鼓動下行動，因為在此之外他不能夠完成任何事情。因此，當他不覺得有吸引，和使他做如聖人般奇功異蹟的聖寵，他應該對自己說道：「那些是天主願意聖人做的事，祂並不願意我做。」

那些被提昇到全心委順境界的靈魂的方向與天主善意雙重顯示的關係

那些被天主召叫生活於全心委順境界的靈魂，他們在世上的生活與耶穌、聖母、聖若瑟的生活相仿。這個生活，為天主的聖意完全的充滿。這些靈魂完全的對天主的誠命和用任何方式顯露的靈感，所啓示天主的聖意，完全俯順。在一切事上，他們不斷地依靠所謂的「純粹天主照顧的聖意」。因此，他們的生活，雖然是非常卓越的成全；但是在外表方面，並不顯得有任何的差異。他們完成做教友和自己地位的責任，而別人也做同樣的事情。如果在別的事情上，考察他們，並沒有任何事情顯得令人注意或特別。在他們的生活中，也只有平常的事情發生。使他們突出的地方，不是感官所能察覺的，那是依靠於至高的意志。他們生活在這意志中，並讓這意志為他們安排一切的事。通過他們心中習慣性的俯順，使他們完全掌握自己。

因此，我們所談論的這些靈魂在一種孤立而自由的境界，與任何事情分離，爲了是使自

已滿足於和平的愛慕天主；然後，忠實地按天主的聖意，完成每一分鐘所應做的責任。他們不讓自己做任何的回想或注意到自己，或是細察結果，原因和理由。他們只是很單純地盡好責任，這為他們就夠了，好像在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只有天主和每一分鐘所有的特別的責任。

這目前的一刻，正好像一個沙漠；在這沙漠中簡單的靈魂，除了天主之外，看不到其他的事情。他在天主內歡悅，而被天主對他的聖意完全佔有。他把其他的事情擱置在一旁，予以忘懷，而把自己託付給天主的照顧。這靈魂正有如天主手中的工具，他只按被動的為天主佔有的程度去接受推動；他也只按天主要他做外在工作的旨意去工作。

這種靈魂內在的熱忱，有一種自天主來的、自由的、主動的、貫注的、神秘的同伴隨著他。這就是說，天主發現這靈魂已預備好按祂的命令行事，祂安排一切，讓他不作什麼也得富足。原來他本需要靠自己的勞力和實行善願才能得到這個果實，現在天主讓他白白得到。這正好像有一個人，看到自己的朋友預備為他服務而做一個旅行，他就立刻滲透進入他朋友的人格，在他朋友的外表之下自己做這個旅行。所以剩下給他朋友的，就是他去做旅行的意志。實際上，這位朋友的行動是自由的，因為他事先已經自由的決定，為愛前者而做這事。可是，前者才是真正實行這事的人。這位朋友也是主動的，因為他原來願意做這個旅行；但

同時也是內在的，因為一切事情都在內心發生；最後那將是神秘的，因為行動的原則是隱晦不明的。

讓我們再回到那想像的旅行所說明的合作。它與我們完成日常責任的忠信完全不同。人完成日常責任的行動，既非神秘，亦非出自貫注的恩寵，而只是按照平常所說的自由、主動的作成。因此，對天主善意的委順包含著被動和主動。對在這境界的人來說，除了一種習慣性普遍的善意外，並不貢獻什麼。這種普遍的善意，願意一切事情，可是並不針對任何特別的事情。他只是好像工具一般沒有自己的行動。可是，一旦工具被拿到工人的手上，就按著它的天性和品質做一切的事。人們對天主明白顯示和宣佈的聖意服從，卻是另一回事。它要求每個人應該按照聖寵給他可感覺到的幫助去努力注意、謹慎和明查。我們應該把一切交給天主；為我們自己，我們只保留愛情和對目前這一分鐘的責任的服從。在這一點上，靈魂不斷的工作。這種安靜的愛情，是一種真實的行動，使他永遠受到約束。靈魂必須不斷的保存它。為了達到這一點，他需要行動，但是這種行動與服從目前一分鐘責任的工作完全不同；在後者中，靈魂用他外在的感官，執行天主外在的聖意而不希望任何特別的召喚。

在一切事物中，天主的聖意就是靈魂的規則、方法、法律、簡單而又確定的道路。這個不變的規則適用於一切時、地和境界；它是靈魂應該以勇氣和忠信跟隨的直線。靈魂不應偏

左或偏右，也不對超出他能掌握的事表示關切。其他的一切，他都由天主手上接受，而完成他的全心委順。總而言之，靈魂對他目前的責任而言，他是主動的；但是其他的一切，他都是被動而棄絕自己。在這個範圍之內，他僅有的行動，就是在平安中等候天主的推動。

願意與天主結合的靈魂，應該重視天主聖寵的一切工作；但是在他方面來說，他只應該執著於目前的責任

一個人只有與天主聖意結合，才能歡悅和佔有天主，用任何其他媒介來尋求享樂，都是幻想。天主的聖意是包含一切的媒介；這個媒介並不屬於某一特定的方法，但是卻有聖化一切方法和特殊召喚的能力。

天主的聖意由千變萬化的道路來與我們的靈魂結合。祂為我們所選的方法常是為我們最好的；我們應該重視和愛它們，因為在一切事中，我們應該看出天主的安排。祂適應每一個靈魂的需要，為他選擇最能達到與天主結合的道路。靈魂的責任就是對這個選擇忠信；但是，對天主崇高的聖意為別人所選擇的道路也加以愛慕和重視。舉例來說，如果天主的聖意為我規定了口禱、熱情和對奧蹟的光照，我也將用信德的眼光對他人所有的寂靜和空虛加以愛慕和重視。但對我自己來說，我只利用目前的責任，而以它為結合天主的媒介。我不把所有的

靈修變成「正如寂靜主義所做的」，取消一切可察覺的行動。因為促成全德的原因，在於天主的安排，是祂為某一個靈魂選擇對他有用的媒介。不！我絕不使天使的聖意禁錮於任何限制或圖形中，但是我接受天主深意所選擇的一切方式。同時，我也重視天主為其他靈魂所選擇的結合於祂的方法。

因此，所有單純的靈魂都有一個統一的道路。但是他們彼此卻涇渭分明，各有特色，而織成了教會神秘外衣的不同圖案。所有單純的靈魂都互相嘉許和重視他人。他們說：「讓我們殊途同歸，按照天主聖意千變萬化給我們顯示的一切。我們因著這個同一的媒介，結合在這一點上。我們按這種精神，去讀聖人傳記和靈修書籍，而不至於被引入迷惑和離開為我們所指定的道路。因此，我們必須只按天主的安排去閱讀和作靈修談話。因為，如果天主的安排使它們成為我們目前的責任，靈魂將不會被欺騙，反而無論在何情況都使自己更為堅定。但是，如果在天主的安排中，我們所讀的靈修書籍和熱心交談，不是我們目前的責任。我們將在此後，因著許多不同的意見繼續受到擾亂。因為在天主的安排之外，不能有任何的秩序。

到底我們要多久，才能使我們敏悟的靈魂，不為與我們目前責任無關的煩惱和憂慮所充滿呢？何時天主才能在一件事情中成為我們所有的一切呢？讓我們離開一切受造物和它們所加給我們的影響；但是不要讓任何事情使我們停頓，讓我們超越一切的受造物，而完全的生

活於天主。

天主向祂放置在這種境界的靈魂苛求對於祂聖寵行動最完全的溫順

一個人必須使自己超然物外；或者爲了要只生活於天主，或者在自己目前的道路上行走，他必須這樣做。我們必須祛除一切的高瞻遠矚；我們必須把自己限制於目前一分鐘的責任內，而不想在它以前和以後的事物。

當然，我以爲天主的旨意會管制你。全心委順的習慣使你的靈魂對天主的行動溫順。你將感到一種內在的推動使你覺得：「目前的一刻，我感到被吸引對這書或這人喜好，接受這個忠告，或是對這事抱怨，或是對這個靈魂開放我自己，或接受別人對我的信賴，或做這事或做那事情。」你將因聖寵所產生的影響，跟隨著行動。在任何時間內，你不以自己的反省、推理和努力來支持自己。我們應該做天主現在願意我們做的事，而絕不把自己混入其內。在我們上面所說的境界內，天主的聖意在我們身上運行；祂將完全的取代一切我們通常所有的依靠。

全心委順的靈魂在每一刻都對他所應操練的德行表示忠心。但是他從不錯過任何他所談到或聽到的事情。即使一位最克己的初學修士，也不能比他更好地盡自己的責任。這就是爲

什麼我們現在被這本書引導，過一會見，卻又被另一本書領導；現在又對某些小事做如此的批評或是做其他的批評。這是天主願我們在這一時刻教導自己，使我們在另一時刻能操練我們的德行。

在我們所做的一切事中，他們只感到自己被吸引，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所能說的，可以歸納如下：「我感到被吸引去寫，去談，去問這個問題，去看那個東西。我跟隨這種傾向，因為天主教在負責一切，使它們儲存在我的靈魂內，以做為將來進一步吸引的媒介，而使我為自己或為他人的益處來使用它。」這就是靈魂之所以應該單純、溫和、柔順的原因。我們應該對於極輕微、幾乎不可察覺的天主微風所生的印象而推動。

目前的一刻是全心委順境界的唯一規則；靈魂應該如羽毛似的輕，如水般的流動，如小孩般的單純，如球般的移動，因此使自己能感受跟隨聖寵所產生的一切影響。全心委順的靈魂有如熔解的金屬，無的被倒入什麼鑄模，就成了什麼形狀。靈魂也因著天主願意給他們的一切模子，而很容易地調整、改正自己。總而言之，他們的心境正如空氣一樣，為所有呼吸這空氣的人服務，也正如水一樣，適合於一切容器。

他們把自己獻於天主，正如一塊平常而簡單的畫布；而對天主所願意給畫的事物，不加關心，因為他們信賴祂，把自己完全拋棄，而僅為自己的責任所佔有。他們不想自己以及自

己所需要的一切，也不想他們如何去得到它。

但是，他們愈盡力完成那些如此單純、如此隱晦、如此受人輕視的小小工作，天主也愈變化他，使他富麗、堂皇。在這單純愛情和服從的背景上，天主的手喜悅地描繪出最美麗的細節、最精緻、最文雅的圖畫，最富有超性的圖形；這就是天主給祂的聖人們奇特和神妙。一張完全把自己交給畫家的畫布，在每一刻只感受到畫筆的影響。同樣的，如果一塊石頭能有感覺，它除了感到損毀它工具的殘酷之外，不能有任何感受。但是它卻不能知道那工具所雕塑的線條而構成美麗的形體。好吧！親愛的靈魂、安順的靈魂，把屬於天主的一切完全交給祂，而只存留在愛情中。俯順於祂的行動下，堅決地相信在你內內外外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讓天主行動，對祂完全委順；讓刀刃或針尖工作。讓畫家的畫筆，給你塗上多彩多姿的顏色，表面上看去，好像它們只是使你靈魂的畫布扭曲、變形。用你意志單純而全心委順的精神，去答覆一切天主的行動。忘記自己，專注所負的責任。只是按照你的路線前進，而不去探求這塊土地的地圖和細節；不去詢問你所經過地方的名字和方向。只要你存留在被動的情形下，盲目地按照路線前進，一切的路線，都會指示給你。在愛情和服從中，只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給你。

一個人會看到許多的靈魂受到擾亂而尋問說——誰要給我們聖德、成全、克己和指導呢？

讓他們在書籍中，追尋精確的名詞和這奇妙事物的性質，它的本體和它的各部分吧！因著你的愛，存留在與天主結合的平安中，盲目地在你的責任上，清楚而筆直的途徑中行走。儘管讓天使在你的身旁，他們的手臂要環繞你成爲一個堡壘。如果天主願意你做得更多，祂會默啓你，使你知道。

在這種境界中靈魂的柔順，應使他在天主所引導他走的路上，閉著眼前進

當天主引導一個靈魂時，祂要求他對天主有絕對的信賴，而在天主引導他的路上，把一切憂慮放在一邊。靈魂受到推動，對自己所經過的路，視而不見。他所看到的，所閱讀到的，都不能再引導他了。當他自己行動時，他必須靠著自己的經驗而無其他的方法，而感到冒險很大的險。但是，天主的化工是新奇百出的。祂不重覆自己走過的路，祂常常訂出新的路線。爲天主化工所領導的靈魂，不知道自己往何處去，因爲無論在書中或在自己的反省中，都找不到自己要走的道路；天主的化工卻不斷地把前途顯示給他，他緊跟隨著天主的推動而前進。如果一位嚮導帶領著一群人，在夜間穿過田野，而卻在田野中無路可尋，且嚮導也無法把要走的路線事先說明，這一群被領導的人，除了把自己完全交到嚮導的手裏外，還能做什麼呢？尋問自己身在何處？或是觀看地圖，都是一無所用的。因爲，如此去做是對嚮導的不信賴，

而嚮導堅持著我們應該完全的信賴他。天主似乎甘心，似乎高興看到靈魂在憂慮和懷疑中感到困惑，祂要求對祂有完全的信賴。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是位好嚮導，那麼他就既無信德又無全心委順。天主的化工是好的，它不需要改善和控制；自創造天地開始，直到現在，它不斷的日新月異，它的工作沒有限制，它的寶藏是取之不竭的。在昨天，它完成了某些事，今天卻做了其他的事，同樣的化工要不斷地時一刻產生新的效果，直到永遠。天主的化工，塑造了亞伯爾、諾厄、亞伯拉罕各有他們的特性。依撒格是天主的創作，但是雅各伯不是他的翻版，若瑟也非雅各伯的翻版，梅瑟並不與他們的祖先相似，而先知與他們的聖祖們也大為不同。若翰洗者，則超過他們所有的人。耶穌基督是首生者，宗徒們因著基督的聖神領導而行動；卻不是死板地模倣祂的工作。

耶穌基督對自己的行動也不加限制。祂甚至對自己所有的座右銘也不死板的奉行。天主聖神不斷的推動祂神聖的靈魂；祂既然對天主的推動全心委順，就不需要見往知來去決定未來的行徑。聖寵推動是根據於永恆的真理，那就是天主聖三所獨有不可見、不可知的智慧。耶穌基督的靈魂接受天主的推動而在行爲中表現出來。福音把這項真理的結果，在耶穌的言行中顯示出來，耶穌基督所生活工作的方法，也不斷地在聖潔的靈魂中產生新的啓示。

你願意按照福音而生活嗎？你願意生產在一個純潔，完全對天主行動全心委順的方式中

嗎？耶穌基督就是這種行動的至上準則。祂昨日如何！今日亦然！祂繼續祂的生命而不再重覆。過去祂要完成的已經完成了。祂將來預備完成的，正在一時刻地顯露出來。每一位聖人，都領受這天主性生命的一部分。耶穌基督是永恆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的身上，用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每位聖人的生活都是耶穌基督的生活，那是一部新的福音。基督淨配的雙頰，被稱充滿香料的花叢和氣味芬芳的花朵。天主的化工正如一個園丁，他以新奇的手法，使它們千變萬化。每一朵花，都與其他的相異，所有的花朵中，沒有兩朵是完全一樣的。它們所共有的是對它們照顧者行動的忠信，它們讓天主做祂所願意做的一切，而服從他們本性上所立定的法律。讓天主做祂所願意的，並按照祂的要求去做，這就是福音，也就是全部聖經和普通的法律所要求的。

這種完全的（全心）委順，非如它奇妙的效果一樣簡單

這就是通往聖德的康莊大道，這就是成全的地位；這就是祂所要求應盡的責任；這就是全心委順，偉大而無可比擬的秘密。但它卻是無秘密可言的秘密，無藝術的藝術。天主所要求於每個人的，是非常清楚，易懂而簡單的。這條純粹信德道路的隱密，並不在於靈魂所做的任何事。沒有一件事比它更容易、更清楚，而它的奧秘性完全在於天主行動的本身。

我們可以在聖體聖事內所發生的一切，把麵餅變成耶穌基督的身體是如此地簡單和容易；即使最愚蠢、無知的神父也可以做。但同時祂卻是奧秘中的奧秘：其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遮掩的、晦暗的和不可思議的。越是聖德高深受到天主光照的人，越需要更堅強的信德來相信祂。對於走那純粹信德道路的人，也有相似之處，它的效果是使我們每一刻找到天主。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偉大、更神秘、更美妙的呢？的確，它是思想、說話、寫作不枯竭的泉源。它是一切奇工妙蹟的聚會所和來源。但是為產生這種巨大的效果，需要什麼呢？只有一件事是必須的，就是讓天主去工作，並且去實行自己本地位上、生活中，天主所願意的事。在靈修生活中，沒有一件事比這更容易，更適合於每人能力的。但是也沒有一件事比這更奇妙，沒有一條路比這更黑暗的。在其中行走的靈魂，需要極大的信德。每件事都是可疑惑的；每一處理智都發現有困難，所有靈魂的各種思想都遭到困惑。他所看到和讀過的東西，都不能給他帶來光明。他也不能在其中發現任何他一向所羨慕的德性。猶太人說先知們是聖人，但是卻說耶穌是位巫師。一個隨從這些猶太人榜樣的靈魂所擁有的信德是多麼地小，因此原有的天主願意在他靈魂上所行的奇工偉蹟，也要被剝奪一空。

第三章 全心委順境界中，所受到的考驗

第一種考驗是來自所謂聰明、熱心的人批評和指責

沒有比全心委順來得更穩妥的道路，也沒有比這條路更清晰、更容易、更愉快、更不易陷入錯誤和幻想。在這條路上旅行，我們愛天主，我們善盡基督徒的責任，我們常領聖事，我們從一切應盡的宗教職責，我們服從長上，我們不斷的抗拒血肉和罪惡的行動。沒有人比在這條道路行走的人，更集中精力辛勤祈禱，完成他們的責任。

雖然如此，但為何在這條道路上行走的人，卻常陷入矛盾之中呢？他們所遭受最普通的考驗就是：當他們如其他教友一樣盡自己宗教職責的時候，許多人想要給他們加上一些教會並未要求煩瑣的善工。如果他們對這樣善工置之不理，那麼人們就會指責他們陷於幻想。但是，請告訴我！如果一位教友完全遵守天主和教會的誡命，他不做默想，不讀靈修書籍及不作其他敬禮，而把自己的時間化在日常生活的事務上，難道是錯誤的嗎！一般講來，沒有人會攻擊他或是懷疑他。所以，我們應該態度一致，如果我們對上述的前種教友不加指責，那

麼我們也不應該去困擾一位善守誠命並作各種內外的熱心善工的教友。平常的教友對這種善工一無所知；即或他知道，他也不予理睬。

可是，因為一個人除了善盡教會所要求的責任外，他為自己保留了自由，使自己毫無阻礙的隨時隨地跟隨天主聖寵的推動和接受祂親密的行動。這些都是他沒有嚴責去履行的。可是爲了這一點，有人說他是受了欺騙。總而言之，因為他把別人化在世俗的娛樂和事務上的時間，用來愛慕天主，所以他受到了詛咒。難道這不是一個相反正義呼聲嗎？在這一點上，我們實在不能不加以強調，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每主日望彌撒，每年告解一次，沒有人會對他說什麼話，最多也不過有時對他說應該多做一些，而不會對他施以任何的壓力或者加給他什麼特別的責任。但如果他生活的方式，從不熱心的群眾中脫穎而出，立刻別人就會給他許多的格言，靈修指導，祈禱的方法，除非他老實的跟隨固有的靈修原則，忠實的履行它們，人們就會對他擔憂，並爲他的生活方式表示懷疑。這些批評者，難道不知道所有的靈修方法，不過是引導人進入與天主結合的道路嗎？難道他們願意那些已經達到目的的人，留在道路的中途嗎？

但是，這些批評者對這個人所做種種要求，是因爲害怕他陷於幻想。其實這個人不如別人一樣，已完成了他的旅程。在起初，他已學習這些靈修方法並忠實地施行。但是，時至今

日，仍要把他拘束在那些靈修原則中是毫無效果的。因為，天主看到了他所做種種的努力，自己到半途迎接他，把他引入那有福的結合中。因此，這個人已經到達了那全心委順的境界。他已開始在這境界中，用愛情佔有天主。最後無窮美善的天主，使自己成爲這個人一切行動的準則，來代替這個人的種種關心和計劃。一切靈修的原則，對這個人來說，卻失去效用。他們曾經指示給他應行的道路，但現在已被這個人拋棄在他的身後。要求這個人，重新追尋那些道路，等於要他放棄已達到的目的，而回到他所來的路途去。

此外，那些無理的要求，只使這個人浪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如果他有些經驗的話，他會絲毫不移地存留在與天主結合的、親密的平安中。他操練他的愛德，而獲益多端，這就是他靈修的中心方法。他在那兒找到安息，他永遠跟隨著天主爲他所劃出來的捷徑。他在這條捷徑上不斷地前進，在每時每刻找到他所應盡的責任。在這條捷徑上行走時，他完全保持內心的自由，常準備著服從聖寵所給他的推動；只要他一感覺到，他立刻隨從，把自己完全交付在天主聖意的照顧之中。

天主在他的心靈深處，告訴他，天主要做他的導師，引導他走自己的道路。天主也使他了解，如果他讓他自己自由受到其他事務的束縛，就是侵犯了造物主——天主的權利。他看到了，如果自己受到種種自我努力規則的約束，而不跟隨著聖寵的推動，他將缺乏許多爲

盡將來責任所需要的東西。但是，一般人對這一點卻毫無所知。他們判斷他，指責他的單純。但是，他卻不指責任何人，贊成各種生活的方式。在他的內心，他深知靈修進步的記號。他看見自己爲假聖人所輕視，他們不懂得如何去欣賞，對天主聖意溫和而親密的委順。

世俗的智慧不贊同宗徒們的變幻無常，因爲他們不能在一處長久的停留。同樣的，一般的靈修人也不能忍受那以天主聖意爲自己行爲準則的人。只有幾個在同樣道路上行走的人會贊同他們。天主常用人來指導別人。祂也會讓那些單純而忠實全心委順的靈魂彼此互助。

此外，這些靈魂比別人更需要指導，因爲他們必須先有極良好的神師指導，才能到達這個境地。如果，有時他們發現自己的神師暫時離他們而去，那只不過是天主照顧的一部分。有時，神師死去，有時在遙遠的地方，使他們不能再接受指導。即使在這些環境中，他們也常預備接受指導。不過，他們只是平靜等待天主安排的時刻來臨而已，但他們卻不汲汲的去尋找。有時，他們會遇到一些人，並不知道他們是從何來，但他們會覺得對他們加以信賴而傾吐心曲。他們的這種感覺就是天主給予他們一個記號，願意他們在這時接受一些教導。這些人將以完全的俯順來跟隨他們所受的忠告。但如果他們得不到這種幫助的話，他們仍忠實地守住以前靈修導師的格言。因此他們或是受到原先所有原則的指導，或是由於隨時而來導師的幫助，直到有一天，天主顯示了祂的聖意，給了他們一個完全可以信託的指導者。

全心委順境界的第二種考驗，對於天主願意提升到全心委順境界的靈魂，常常顯得一無所用，而且有許多外表的缺失。

被天主引導走這道路的靈魂所有的第二種考驗，就是他們常常顯得一無所用，這些人，既得不到尊敬，又不能獲得益處。而且，按世俗的觀點來看，他們生活的方式是沮喪而一無所用的。雖然，佔有重要位子的人，並非不能走全心委順的道路，也並非說這種境界與非凡的聖德光輝不能並存；但是，許多被天主提升到這種境界的靈魂，只有天主知道他們的聖德。這些靈魂因著他們所處的境界，使他們從一切的外表中的解脫出來。他們幾乎無法適應社會，或從事商業、工業的職務，以及處理複雜的情形和反省；他們好像一無所用。在他們身上，只能看到他們的身體、精神、想像和熱情都很軟弱。他們對任何的事情都不注意。他們的生可以說是一種野蠻人的生活。因為任何文化學習和沉思，都不能夠給他們帶來益處？他們的本性有如一個小孩，在把自己完全交給教導者的手中。他們的過錯是顯然的，但是，他們並不比其他的小孩覺得更嚴重的罪惡感。天主拿去了他們的一切，只給他們留下純真，使他們除了佔了天主之外，一無所有。

世俗不了解這個奧秘，只從外表來判斷。所以，在全心委順的人的身上，找不到什麼可

稱讚和重視的事。因此，世俗指責和輕視他們。他們真是受到人的判斷，人們越是接近他們，也越不喜歡他們。因為，人們不知道對他們應該說些什麼。然而，從有些事情上看來，人們應該對全心委順的人加以支持和讚助。但是，人們卻不隨從這種本能的感覺或是保留自己的判斷，而一意隨從自己的惡意，對這些人加以批評。許多人對待他們，有如法利塞人對待了耶穌一樣。他們對於全心委順的人加以窺視，而來證實自己，對他們的意見。他們細細的對這些人加以調查，以一種偏見的眼光，來看他們的行為，而說這一切都是可笑的和有罪的。

第二種考驗，內在羞慚

被天主提升到全心委順境界的人，在別人的眼中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他們自己的眼中更是如此。他們的痛苦和行動都是微末而使人慚愧的。在他們的生活中沒有什麼令人觸目的事，一切事情都是很平凡的。他們的內心，除了煩惱、擾亂和矛盾之外，別無外物。他們的種種計劃都會失敗。他們的身體多病而軟弱，比起聖人嚴格神貧和厲害的苦工來看，真有天壤之別。在全心委順的靈魂中，我們看不到什麼英豪式的行為，如過度的守齋和哀矜，也沒有強烈的熱心。

他們除了以信德和愛德與天主接合外，他們內在的情緒，只是混亂不堪。當他們把自己與其他聖人比較時，看到聖人們可以遵守規則和方法。他們也看到別人的行動，受到公眾的讚賞。在這種比較之下，他們更自形慚愧。他們的自我認識實在不能給他們建立自信，卻給他們帶來種種的困擾。從這些內在的羞慚所引起的悲傷和煩悶，於是他們從心底發出嘆息和呻吟。讓我們記得耶穌基督，同時是真人、真天主，在祂是人的這方面，祂被壓抑和消滅；但是，在祂天主的這方面，卻是充滿了光榮。可是，全心委順的靈魂，卻並不分享祂的光榮，只感覺到由他們悲傷和痛苦的外表所帶來的死亡和滅絕。在其他的人眼中，他們好像耶穌在黑落德和他的臣子面前一樣。

至於對他們的感覺和判斷來說，這些可憐的靈魂所走的靈修道路只使自己感到厭惡。沒有一件事使他們歡心。他們心中所祈望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可是，所有到達他們想像中的聖德的道路都好像對他們已經關閉了。他們靠以維生的是塵土。在不斷內在和外在的壓力下，他們苦悶、煩惱。他們看到一種理想的聖德；可是，這種理想卻是給他們帶來不斷的和無法意料的折磨。他們的意志渴望成聖，卻沒有有效的方法去獲得它。這些到底是爲了什麼？只不過是使這些靈魂，最親密、最富有靈性的部分受到折磨，而在任何的事物上找尋滿足和快樂，使他能夠把所有的快樂都寄望於天主。因爲天主親自領導他走上這條道路。因此，除

祇以外，不能使這個人感覺到快慰。

我想從以上的敘述中，很容易得到一個結論：這些被棄置的靈魂不能如他人一樣，心中充滿了許多的願望、計劃和事務的細節。他們無法與許多人合作或擬好一個特別的計劃，爲自己的行動和閱讀立定好詳細的規則。如果他們還可以如此做的話，那就表示他們並沒有把自己交付給天主，使他們到達全心委順的境界。在全心委順的境界中，一個人完全絕對的把自己的主權，交給天主。無論是在行爲上、思想上、行動上、應用時間上和其他一切對人的關係上，無不如此。他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把自己的眼光，注視主人；並由主人處得到一切的指示，然後迅速地完成它。下面的例子，可說是這種境界，最好的比喻：這種人正如一個僕人，在他主人的面前，每時每刻不斷的服從他主人任何的命令。他一點也不按自己的主張行事。他放棄了一切，爲了是每時每刻都完全屬於自己的主人。可是，不要想這些靈魂是無能的。因爲，一個人能把自己完全交在全能者的主人手中，這也是件大事。而這位全能的主人，卻有能力用最軟弱的工具來完成最大的事情，只要這些工具不阻止他。

雖然我們生活的外表，讓我們在別人和自己的眼中感到羞慚；但是，讓我們在痛苦中毫無憂慮；或者，更好是在這些外表中隱藏自己，而在天主內榮耀歡欣。所以，讓我們在自己的軟弱，各種的需要，在衣食和享受中，在自己的失敗中，別人的輕視，自己的懼怕、疑惑

和困難中及在一切之中，獲得益處。因此，讓我們在天主的歡耀中，找到我們一切的美善；因為，是天主在這些事情中把祂自己完全給我們，成為我們唯一的助佑。

天主願意讓我們陷入貧窮而沒有一切我們所羨慕達到聖寵的助佑，這是因為祂願意自己成為我們心靈唯一的食物，是我們心滿意足的唯一對象。我們是如此的軟弱，以致我們不能在苦工、熱心、哀矜、神貧上顯得特出。否則，我們會在這些事務中找尋我們的滿足。我們在全心委順的道路上，所有的只是令人不滿的。藉著這個方法，天主成了我們的成聖途徑。我們的一切知識；世界只會輕視我們。讓我們在平安中，享受我們的財富。

天主願意成為我們所有聖德的原則。爲了這個緣故，凡是我們自己和我們主動的忠信，都顯得非常的無關緊要；而且，有時顯得與聖德相反。在天主的眼中看來，除了我們被動的接受一切外，沒有什麼事情是偉大的。因此，我們不要顧慮到我們的聖德，而把一切都交付天主。因爲，只有祂才知道怎樣產生聖德。聖德需要天主特別的保護和天主聖意特別的行動。它們有時在我們不知不覺中就發生了；並且，也常藉著我們最不喜歡和最不希望的事情而產生出來。因此，讓我們平安地在我們主動應盡的小小責任上行走吧！而不要汲汲於那更大的。因爲，天主並不因此會把祂自己給我們。我們將成爲天主的聖人，因爲使我們成聖是祂的恩寵，祂特殊的照顧。祂知道我們在聖人中應列的等級。讓我們把自己交付祂，讓祂做祂所喜

歡的一切，而不預先立好錯誤的理想和到達聖德無效的系統。讓我們在不終止的愛祂中，感到滿足。用單純誠樸的心，在祂所引導我們的路上行走。在這條路上，從我們和世俗的眼光看，一切都顯得如此的微小。

全心委順的人，所有的第四種考驗就是這種境界的晦暗不明，以及好像與天主的聖意相違背

一個全心委順的靈魂，除了愛天主之外，什麼也不希望。但對他來說，卻有一個更加感到悲痛的考驗，就是他不能確定感覺出他愛天主。在以前的日子裏，由於他自己的推論和接受的聖光，他可以看出來他自己成聖的計劃。現在天主彷彿在與他思想、神光和感覺矛盾之中，把聖德賜給他。天主所借用的工具；是他聖意所安排的十字架以及每時每刻責任所要求的行動，以及其他的種種吸引。這些吸引，表面上看來一無好處，只是它們不引人入罪惡而已。以上所說的一切，看上去好像與崇高、偉大、特殊的德行相去很遠。

天主在祂的帷幕中，隱藏了自己，藉一種不可知的方法，把自己和祂的恩寵，給與全心委順的人。但是，他所感到的只是因著十字架而來的軟弱，責任而來的厭惡，沒有什麼其他的了。他所受到的吸引，也只引導他做些非常普通的事。他對聖德的理想，在他的內心責斥

他。因爲，他所有的心情，非常的卑微和令人輕視的。所有聖人的模範都指責他，他也不知如何保護自己。他所看到的聖德，只引他進入神枯。他也沒有力量，從神枯中擺脫或提升。他並不把自己軟弱的力量，當做爲天主的安排，而卻當做是自己的懦弱。他認識的一些具有光彩耀目德行的人或是崇高深邃思想的人都輕視他，他們說：這是一個奇怪的聖人。他相信他們，他用了許多方法，想使自己從這種墮落的狀況下提升起來，但是卻一無所用而使自己感到羞愧。對於這一切，他無法答覆自己和別人。他感到自己在這可怕的境界中失落了，他找不到支持之物。以前，他靠了反省、回想足以指導他的行爲，現在他不再覺察了。但是，就是在他失去一切事務中，他發現一切都因此復醒了；因爲，在他所不能感覺的深層中，他所不能再感受的聖寵，現在卻用一種新的方式給了他。由於這種秘密的賜與，新的恩寵勝過從他拿去恩寵的百倍。

這個靈魂不再能看清天主的聖意。祂好像從他的眼前退去，而隱藏在他的身後，祂推動使他向前。雖然，他不能夠再清楚的看到祂，但是這變成他不可看見的原則。無疑的，這種情形對這個靈魂來說，其打擊有如死亡一般重大。

經驗卻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事物比這種外表的失落更使靈魂燃起與天主聖意結合的渴望。他的悲傷是多麼的深重，任何的事物都不再能安慰他了。

從一個只渴望天主而不要任何事物的心靈中，把天主奪去，這是一個多麼秘密的愛情。那真是一個偉大的秘密！也只有這種方法，純粹的信德和望德能在靈魂中培養起來。也只有因此他相信他所不能見到的，他希望他所不能感覺到的。噢！我們如何為一種行動不可知的效果而達到成全了呢？雖然我們不能夠看見，我們卻同時是這行動主體的工具。我們所做的一切事都好像是由於機會和自然的傾向而產生的。每一件事都使靈魂感到歉意。當他真正由於天主默啓而說話時，卻自以為是自本性而說話，他也不能察覺自己為何種神所感動。他為無疑是來自天主的靈感而驚懼。他自己所做和所感覺到的一切，只使他感到不斷地輕視自己，好像一切都是有過失的。別的人卻常受到羨慕，而他卻感到自己遠遠在他們以下，並因他們的行動而感到困惑。他懷疑自己的神光，他對自己的任何思想，都不能相信。他差不多過於容易接受一切好像可靠的忠告。天主的行動，好像使我們遠離德行，而把靈魂投入一個深刻的謙遜。但是，靈魂卻看不出這種謙遜來。他只想他的受苦是應當而公義的。

最令人感到驚訝的事，是如果天主不使這些人認識他們自己境界的話，他們會感到自己這樣做，完全是由於固執、不服從、輕視和憤怒。他們也無法改正這些偏情；他們越努力去改正，越顯得糟糕。也就因為這些偏情，罪人使他自己脫離自己，而使自己能更合於與天主結合。

這種痛苦的考驗，就是全心委順境界中最主要的功勞。他目前一刻的責任，好像使他脫離愛情和服從的道路。他需要英豪似的勇氣和愛情，使自己站在簡單主動的忠信上，站穩而自信地做他應做的事。可是，同時聖寵卻使他覺得被欺騙而失落了，這就是他所能聽到的一切。但是，如果他有勇氣承受雷霆的霹靂，閃電的光耀以及暴風雨的怒吼，而堅定的在愛德與服從的道路上行走，跟隨每一刻所有的責任及天主給他的吸引；我們可以說，他像是耶穌的靈魂而分享祂苦難時的痛苦。在苦難中，我們的耶穌用穩定的腳步在愛情的道路上行走，對天主聖父的旨意委順。這條道路在表面上看來，卻是最相反祂神聖的靈魂的。

耶穌和瑪利亞的聖心，絲毫不顧黑夜的怒吼，讓烏雲發出閃電，讓暴風雨傾盆而落。無數的事務，表面上看來好像相反天主的計劃和祂的誠命，使他們的感官感到困惑，也失去了一切可感覺的支持。但是他們卻毫不搖動，小心翼翼的在愛情和服從的道路上行走。他們只注視自己所應當做的，然後讓天主做祂所喜歡的一切。他們承受天主教工的全部負擔。他們在眾人下呻吟，卻不躑躅，也不做半刻的停留。他們相信一切都會好的，他們所需要做的：只是使自己一心存留在天主的道路上，而不對祂行動加以干涉。

這些考驗的果實

從以上所說的種種，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一位在純粹信德道路上行走的人，在他的靈魂、身體，以及他生活的種種事件和環境上都帶了一種死亡的記號。我們一點也不應該對這種情形感到驚訝。因為它就是這種境界的本質。在這種隱晦的帳幕之下，天主使祂的計劃在這些靈魂上實現。我所說的帳幕也包括了一切不幸運的事，身體上的疾病和精神的軟弱。在天主的手中，這些東西已經成爲完成計劃的工具。這些事物好像對本性具有毀滅性，可是天主卻安排和預備了它們來完成祂最高的設計。「天主使一切事對愛祂的人成爲有益的。」在死亡陰影下，祂產生生命，雖然感官覺得驚恐，信德卻在這一切中看到最好的事，而充滿了勇氣和自信。

因爲我們知道天主的化工包含一切的事物，指引一切的事務，也確實做一切事務。所以除了罪惡以外，信德在一切事中有朝拜、愛慕和歡迎天主化工的責任。我們應該充滿了喜樂和信賴來做這件事，使我們超越萬物的外表。隱晦不明的本身，卻導引了信德的勝利。這就是恭敬天主的道路，把祂尊爲真正的天主。

信德的生活，就是在每一個時刻按照天主的安排，做好自己應做的事，承受應得的痛苦，但同時卻充滿了喜樂、信賴，和依恃之心。天主爲了支持這種信德的生命並使他生氣勃勃。祂允許靈魂在一個充滿痛苦、煩惱、挫折、軟弱和失敗的狂流中上下翻騰。因爲在這一切中

找到天主，必須要有堅強的信德。在肉身上的死亡和靈魂的破滅以及日常事務的失敗中，天主的生命無時無刻不以一種確定而不爲人所知的方式呈現出來。在這一件事中他找到了滋養和支持，信德穿透了外表而安息在支持一切生活的天主內。在一切沒有罪的事上，一個忠信的靈魂用完全信賴的心情向前走，把這一切事物都當做隱藏著天主的圍幕。他的官能看到了天主親切的臨在，提高他的警覺，並獲得真正信賴。

的確，安慰謙遜人的偉大天主，在極大的枯寂中給這個靈魂一個親切的保證，叫他不要害怕任何事物，只要他完全對天主全心委順，而讓天主去做一切。在他感覺失去他最親愛的天主的磨鍊中，某些事物卻告訴他，他正佔有著祂。他感到煩惱和困惑。但是在他的心靈深處，好似有一個基本的重心，使他毫無改變的依附天主。

雅各伯說：「天主真正地臨在這地方，但我卻不知道。」親愛的靈魂，你在找尋天主嗎？祂是無所不在的，每一件事，都向你呼喚祂的名字；每一件事情，都把祂給與你。祂經過你的旁邊並環繞著你；祂在你內，也穿過你前面的道路，祂與你同在，你仍在尋找祂嗎？啊！當你佔有祂自己的時候，你卻在尋找有關祂的概念。當你追尋成全的時候，祂確實在你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之內。你的痛苦、你的行動、你的傾向，正好像一種聖事性的記號，在它下面天主把自己給你，而你卻要去追尋你自己卓越的意念。天主卻不要穿著那些華麗的外服，來

到你的家中。

瑪爾大想以美好的食物取悅耶穌，但是瑪達肋納卻按著祂所喜歡的樣子，接待了祂。祂甚至欺騙了她，用一種園丁的外表顯現給她。宗徒們看到耶穌，就把祂當做鬼怪。

天主偽裝自己，為的是提升靈魂到達純粹的信德，因此教導他，在一切的偽裝下找到天主。靈魂一旦學習到天主的秘密，天主無論怎麼樣假裝自己，他會說：「祂就在這個牆後面；祂正在窗格中窺探；祂正在窗外向內注視。」天主的愛情，祢隱藏祢自己吧！祢用一個個不同的試探！祢用各種不同的傾向和責任，來約束這個靈魂把他加以混雜攪亂，使這個靈魂的各種思想和標準折斷、摧毀，使他失去了自己的立足點；找不到任何的道路和小徑，也看不到任何的光明。當他在孤獨中，在祈禱中，在神業中，在痛苦中，在事奉鄰人中，在躲避世俗和社會中，當他嘗試用一切可知的方法來中悅祢以後，但卻不能再由這一切事物找到祢了，這時他只有承認自己的努力一無效果，而使他他自己對祢全心委順。為了是在祢中找到了祢，然後在一切的事物中，一切的地方毫無差別、毫無顧慮的找到祢。

不在一切受造之物，一切美好的東西中找到祢是如何的錯誤。為什麼我們願意在把祢自己給我們的事物之外尋找祢呢？為什麼在祢所選擇的聖事性的記號之外去追求祢呢？難道不是這些事物的卑微的外貌更增加了我們因信仰而服從的功勞嗎？難道不是祢給那些在地下踐

踏的根苗生命的力量嗎？難道祢不能在祢聖意給我安排的黑暗中產生果實嗎？

因此我心中小小的根苗繼續的生長吧！生長在天主的胸懷中，不斷的往前推動，以天主神秘的德能發展生命，抽出枝條，長出綠葉，開花結果。你自己也許不能夠看到，可是它卻可滋養別的人的心懷，使他們感到喜樂。向一切接近你的人，按照他們的喜好，給他們你的花朵和果實吧！讓一切接種到你身上的枝條，按照他們的需要得到生命的力量！使你成爲一切人的一切。但對你來說卻什麼都沒有，而只是全心委順和完全平心。

那麼小小的蠶，你居住在黑暗的蠶繭中吧！直到天主聖寵的溫暖，形成了你，使你脫穎而出。你吃一切天主恩寵給你帶來的葉子吧！你不要後悔一切在全心委順中的行動和你失去的平安。當天主的化工給你的記號時，立刻停止你所做的工作。更改你從前作息的方式，在天主化工給你的指引之下，改變一切過去的形式、方法和習慣。從這些不可理解的變態之中，你卻不斷的經歷了死亡和復活。因此在命運中，你只紡織你的蠶絲吧！做你所能夠做的一切，不要感覺，也不要看到。在一切的感受中，你體會到一個你自己所咀咒的秘密激動。雖然你的同伴還沒有達到你的地步，你卻對他們死一般的安息感到嫉妒。雖然你已經超過了他們，你卻仍然羨慕他們。你在這種激動之中，全心委順吧！爲了能夠織出來一匹綢緞，使得教會的首領和世界，都要以穿戴它而驕傲。但是在這一切之後，什麼事情要發生呢？……你要遭

受到什麼命運呢？……一個靈魂，能發現這樣種種不同的形式是多麼珍貴的聖寵呀！誰能夠猜到聖寵將引導他到何處呢？的確，如果一個人沒有親眼看到，他怎麼能夠猜到蠶按著牠的本性能產生何種的計劃。牠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樹葉，就不需要其他的任何東西了，而牠的本性卻產生了一切。

親愛的靈魂，對你也是如此。你不需要知道你從何處來，要到何處去，或是天主用了怎樣的智慧產生了你；祢要引你到怎樣的目標去。不要給你自己保留什麼事物，而只需要一個完全被動的全心委順。讓你自己被引領著向前走，而不做任何的回想，不需要任何的模範、表樣和方法。行動的時候，行動；應當守靜默的時候，靜默。如果你應該失去你的賭注，也讓它失去。在這種方式之下，因著內心的傾向和全心委順，毫無感覺的行動和休息。他讀書與否，他接待朋友、他沉默、他書寫，一點也不願意知道下一步應當做什麼事情。在許多次的變形之後，這個靈魂將接受一對翅膀，使他飛向天國。他將在世界上遺留一顆豐碩的種子，在別的靈魂上產生他所有的境界。

第四章 天主以慈父心腸，照顧全心委順的靈魂

全心委順的靈魂，越不覺得天主的支持，實際上天主越有效地支持他

有一種特殊聖德的境界，在其中一切與天主的交往都顯得光明顯著。但是在被動的信德道路上一切與天主的交往都黯然無光，因為天主的本性本體是為一種不可接近的黑暗所環繞。靈魂的情愫感到混亂而迷茫；在這種情形下的靈魂好像先知們一般，當他經過一個情況不明的地方，常常害怕衝入陷阱。忠心的靈魂不要害怕，因為這正是你的道路，正是天主願意你所走的途徑。沒有比信德的黑暗來得更確定而從不失敗的。但是難道你願意知道在這信德的晦暗中走向何方嗎？你喜歡走到何處，就到何處去吧！當你發現不能找到任何的道路，因為所有的道路都一樣的黑暗時，你不能夠對準任何的目標，因為一件東西也看不見時，你卻不會迷失你的路。但是（靈魂說）每一件事情，都使我警覺。每一時刻，我都好像要從懸崖上掉下，所有的事都使我疲勞。我雖然很清楚的知道，我是按照全心委順的原則去行動，但是這所有的事，在我看來都是相反德行的。我好像聽到一切的德行都向我抱怨，我放棄了它。

愈顯得可愛的德行，在一種晦暗不明的影響下，我好像離它們愈遠。我雖然喜好德行；但我卻順從了一種模糊的推動。我不能夠看到它是否引我走向正途；但是我卻無法不相信它引導我這樣做。我的神魂期望飛向光明，但是我的心靈卻在黑暗中以為滿足。所有光明的思想都使我的神魂歡心；但是我的心靈卻只對那些我絲毫不懂的談話和道理，感到注意。我整個的靈修境界除了只是一種信德的恩賜以外，別無他物。它使我愛慕和品嚐某些原則和真理；可是在這些原則和真理中間，我的神魂卻找不到任何可以抓住的觀念和思想。在它們面前，他只感到顫慄和蹣跚。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的生活；但一種深刻的信賴居住在我的心中。它推動我往前行走，它說服我推動我的印象是好的，它這樣做並非憑藉了什麼任何可感覺到的證據，而只是一種信仰的情愫。這種確定性戰勝了一切神魂的省察，一切懼怕，一切努力和意念。神魂可以大聲疾呼，並且可以盡量批評；但是，新娘卻感覺到新郎的臨在。但當她願意觸摸時，他又暗然消逝了。她感到他淨配的右手環繞著她。她寧願在對她的引導的自我全心委順中迷路。因為這種引導，毫無理由，也毫無秩序，她卻不願走一條條理分明有德行的道路。那麼來吧！讓我們以全心委順的道路上走向天主，讓我們真實的承認自己無法產生德行，但卻不要讓我們這種對德行的無能而減少了對我們天主的信賴。如果天主不用祂有力的臂膀帶著我們行走時，祂絕不會使我們癱瘓無力。那麼我們為何需要光明，保證思想和反省呢？主

啊！看見、聽見、知道、感到對我們到底有何益處呢？因為我們並非靠自己的腳走路，而是被天主照顧所懷抱而飛奔。我們的道路越是黑暗，愈是有更多的懸崖、陷阱、恐懼、迫害、飢渴、煩惱、失望，在我們道路上有更多的試煉和地獄，那麼我們的信德和信心也更大。只要我們把眼睛對祢注視，就會在最大的危險中得到安全。我們將忘記一切，忘記一切的路途和它的好壞；我們忘記自己，完全信託於引導我們的智慧、美善和德能。除了愛祢之外，我們不記得任何事情。我們飛離一切顯著的罪惡，即使有任何相似罪惡的地方，我們也遠離；然後，我們完成每天的工作。噢！偉大的愛情，這就是祢給祢子女所留下唯一的責任，其他的都是祢要照顧的。一切事務愈顯得可怕，祢的子女也愈依賴祢的臨在。除了愛祢之外，他們對其他的事，一概不予理睬。他們完成自己小小的責任，正好像一個小孩在母親的懷抱中完全為遊戲所吸引。好像在這世界上除了他的母親和他所玩的遊戲外，別無他物。靈魂一定要超越這些陰影。黑夜是安息的時候，而非非行動的時候。他理智的光亮只能增加信仰的黑暗；他真正的光明，只能夠來自那至高之處，與在周圍的黑暗是同一來源的。

在這種靈修境界，天主是靈魂的生命，但是祂卻不再把自己如同道路、真理顯示給他。新娘在黑夜中找尋新郎，但是他卻在新娘的背後。他牽著她的手，他使新娘在他面前行動，他不再是靈魂的對象和觀念，而是原則和根源。在天主的化工中，隱藏奇妙秘密的靈感來源，

足以使他應付一切的需要、困窘、麻煩、迷亂、迫害、遲疑和困惑。這些靈魂不再對自己的行動具有信心。情形愈是複雜，我們愈喜歡得預期良好的解決。心靈要說一切都會有好結果，因為天主親自在工作，任何事情都不能夠驚嚇我們。懼怕、感官的遲鈍、枯寂都是這黑暗頌歌的詩節。我們要一字一句的去用歡樂頌讀它。我們知道一切都已歸光榮於天主父，所以每人都按照自己的途徑流浪。黑暗本身就給他指引，疑惑也帶給他保證。依撒格愈是為找不到犧牲而煩惱，亞巴郎卻愈把自己的信賴置於天主的照顧中。

天主所有用來磨鍊這個靈魂的神枯，正是為了使他
有一天將感到歡樂、愛的工具

在光明中行走的靈魂，高歌一首光明的頌詞；在黑暗中行走中的靈魂，也歌唱一首讚歌。每一種人都應該按照天主所交給他們的歌詞，唱到最後一小節。耶肋米亞和厄則喀耳都如此做了，他們唯一的詞彙就是嘆息和嗚咽，他們唯一的安慰是繼續他們的哀歌。如果他們的眼淚被拭去，那麼我們就沒有聖經中最美麗的片段。使他們感到神枯的聖神也是唯一能安慰他們的那一位。這兩種不同的活水，卻發自同一的根源。

當天主使一個靈魂感到震驚，他一定會發抖。當天主恐嚇他，他會畏懼，可是他卻不能

夠做任何的事情，只能由天主的化工發展到充滿的程度。祂帶來疾病，也帶來痊癒。親愛的靈魂，哀哭和發抖吧！在憂慮中輾轉呻吟，但卻不要用任何的努力來除去這些來自天主的恐懼，這些天堂的呻吟。在你心靈深處，接受那來自痛苦海洋的水流，它的源頭卻是天主自己神聖。繼續往前走吧！如果天主聖寵使你流淚，你就在悲哭中多播種；但是，同樣的聖寵，卻要擦乾它們。一切困難將要雲消霧散，陽光將要重現，歡樂的泉源將要用花朵遮蓋了你。全心委順的所有象徵，將要顯示給你。那時你將看到天主化工的五花八門的變化，使你眼花撩亂，驚訝嘆讚不止。

人折磨自己實在是無意義的。一切對他所發生的事正如夢一般的過去，一個個的陰影將連續著除去前面的記憶。在做夢者的腦筋中想像中的困難和安慰，一個跟著一個的呈現。在睡夢中的靈魂受到了它的影響；但是當他清醒時，他會看到這些都不足以使他注意，那時他將看出在睡夢中的所有驚險和快樂都不值得一顧。

主！難道我不可同樣地說：在信德的黑暗中，祢把所有的子女，懷抱在祢胸前，使他們安睡。祢使無數變幻的情愫在他們靈魂上經過。這些情愫基本上不正是神聖而奧秘的夢境嗎？他們所處的這種黑夜和睡眠的境界，他們經驗到真實而痛苦的恐怖，困擾和憂悶。但主祢卻要驅散這一切，而有一天把他們轉變成爲真實而堅定的喜樂。

到了清醒的那一刻，神聖的靈魂恢復了他們所有自由判斷的能力，他們會讚歎新郎所用各種不同的措辭、手腕、愛情的表現和欺騙，而絕不感到厭倦。他們會了解祂的道路是多麼的不可探測，祂的秘語是多麼地不可猜測。從祂的各種偽裝下發現祂，或當祂賜給靈魂恐懼和警覺時，要找到安慰是多麼不可能的事。當清醒的時刻來到時，耶肋米亞和達尼爾將要看不到那樣使他們無法得到安慰的神祇，對天主和天使們來說，正是喜樂的對象。

不要用人人的機智和行動來驚醒了新娘，讓她在追尋新郎的過程中呻吟、發抖，他的確在欺騙她。新郎偽裝了自己，新娘正在做夢，但是讓她睡眠吧！讓新郎在這所愛的靈魂上工作，在她內再造那些只有他能夠劃出和表達出來的圖像。讓他把她發展到極致，當合適的時候來臨，他將會喚醒新娘。若瑟會使本雅明飽受酷刑，若瑟的奴隸們！請不要把他的秘密洩漏給他們所愛的弟兄。若瑟正在欺騙他們，他的詭計不會被發現出來，本雅明和他的弟兄們陷入了不可拔出的悲傷。這只是若瑟的一個玩笑，可是他的弟兄們，在他的行動中，只能看到一種無可救藥的恐懼。但若瑟會使一切事情恢復正常，那時候到來，他會從沉睡中喚醒他們，使他們驚訝他的智慧。他會使他們感到如此的悲傷，而他們傷感的來源，卻正是真正能使他們感到最大快樂的事物。

對在全心委順境界的靈魂來說，看來天主愈剝奪靈魂的一切，實際上祂也越大方給予他

讓我們更深地追蹤有關天主行動和祂愛情性欺騙的知識。當天主從一個善意的靈魂好像拿去什麼的時候，祂實際上卻正在給予，但卻不為靈魂所知道，天主從不讓他感到缺乏。祂的行動好像一位在起初以禮物維持他朋友的人，但是後來爲了他朋友的好處，在表面上他不再這樣做，但卻以一種無名氏的方式繼續同樣地幫助他的朋友。如果這位朋友對這種愛情神秘的寂寞不感到疑惑，他可能會覺得被得罪了，他要對他恩人的行爲做何想法呢？但是一旦這個奧秘被揭露，天主知道他的靈魂中將感到何等的溫和的喜悅、感恩、愛情、困惑及讚嘆，難道祂不會爲祂的朋友燃燒起更大的熱情，難道這些試探不是祂更與朋友結合，不更在將來的同樣經驗中使他堅強。

對於這個比喻的引用是很簡單的。我們看來愈與天主分離，我們也得到越多。祂越剝取我們本性所有的一切，祂也越給予超性的事物來代替它們。爲了祂的禮物我們會愛祂一些；但是當我們看不到禮物的時候，我們只愛祂，只爲了祂自己而愛祂。就是在取去這些可感覺到禮物的時候，祂爲我們預備了更大的禮物，這項禮物是最寶貴的禮物，而包含了其他所有

天主以慈父心腸，照顧全心委順的靈魂

的一切。

當一個人一旦把他自己投身在天主的行動下，他應該在一切事上都往好處想。是的，一切的事，不論它是失去最卓越的指導者，或者是疑惑別人不像自己所願意的那樣顯露他們自己。一般說來，那些自外而來的引導，靈魂不應該給它什麼疑惑。對於真正在天主聖神引導的人來說，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要表現過分的急躁和自以為足夠。除非他們受到召喚，他們不表現自己。即使在受到召喚時，他們總帶有某種的膽怯前進。

讓那些把自己完全給予天主的靈魂，毫無懼怕地通過這些試探，也不要讓他自己的自由被奪去。這些行動將在一切的阻礙中在他內完成奇蹟。天主和這個靈魂進行一項共同的工作，這件工作的成功雖然完全靠著天主的行動，只會因了靈魂的不忠信而減低祂的偉大。

當靈魂健康時，一切都很順利，因為從天主來的行動參與他的工作，完全與靈魂的忠信程度相對映。這件工作正好像一幅偉大的織景，天主在正面的工作所完成的正與反面的針鋒相對。工人心無旁騖地只管在反面作應作的工；等到全部工作完成後，正面將會顯露出一幅富麗的圖案。但是，在整個工作過程中，這偉大的美景卻是晦暗不明的。

一個全心委順的靈魂，也是如此。除了天主和他自己的責任外，他不看任何事情。每一刻他完成這個責任，這只像在工作上加上幾乎不能夠察覺的一點一滴，但是天主就是用了這

些小點完成祂令人驚訝的事功。但是，在我們走向天堂的旅途中，我們只會對於這偉大的事功有一種預感。只有在那永恆的日子到來時，才會完全地知道。

天主的行徑是多麼地充滿了美善和智慧。天主保留了達到成全和聖德所有崇高而偉大的部分，以祂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給我們靈魂所留下的只是在祂的聖寵助佑下去完成那些微小平凡而簡單的事物。它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能夠做到的，那就是用一種愛情的晦暗去完成平常的責任，來達到最純全的聖德。

在全心委順的境地中，天主越使一個靈魂感到茫然，祂越確實在領導他

在那些把自己完全托付給天主的靈魂中，聖若望下列的話得到了滿全：「你們就不需要誰教訓你們，而是有祂的傅油教訓你們一切。」他們爲了知道天主對他們的要求，除了請教天主聖神以外，不需要向任何人請教。他們回到自己的內心傾訴，因爲他們的心按照環境的不同向他們傳達天主的聖德。喬裝後的天主化工不是以觀念來顯示自己，而是一種本能的推動。有時天主的化工以一種環境的需要催促他選取某項途徑，而絕不准許他走向其他的道路；有時祂用一種興起的動作或某種超性的感動使靈魂毫無回顧的直覺行動；更有時祂是用一種靈感使靈魂傾向或是脫離某些事物，這時雖然讓靈魂有他一切的自由，但卻引導他達到應有

的目的。從表面上看來，這種境界在其不確定性上日趨進展，好似缺乏聖德。按照平常的規則來判斷，在這天主的化工中沒有任何的事情是固定的、呆板的或是和諧的。不過，追根究底它卻是一個極高德行的境界，而且必須要經過長期的練習之後，一個人才能夠得到它。這種境界是一種純粹的聖德，就是成全的本身。達到這種境界的靈魂好似一個音樂家，一方面有了長期的練習，另一方面對音樂的理論有一個完全的認識。由於他所有的知識是如此的深，即使在他沒有清楚意識的狀態，他所寫出的音樂也到達了一個極高的境界；如果經過仔細檢查會發現他的作品是完全符合於音樂規則的要求的。如果一個人勉強去遵守一切的規則，會使他的天才受到束縛，受到了限制而不能夠發揮出來。可是全心委順的靈魂卻從這些規則中解脫出來，而採取自由的行動。他隨興之所至所寫成的作品卻成了偉大的樂章，為賞識者所讚美。顯然地將遠較前一種人獲得更大的成功。所以，這種靈魂在成全的道路上，在成全的實行中，多年的練習以後，形成了一種自己所不知覺的習慣與他特有的方法和推理的影響下，他答覆天主恩寵的召回；在一切的事物中按照天主給他的一種本能的指引來行動。在他看來，最先呈現在他面前的道路就是最好的道路，而不需要在他的決定前有一連串的推理行動。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毫無思考的去行動，他把自己完全托付於恩寵的能力，這個恩寵將使他保持正道上前進。他在這種境界的單純，真使那些受到光照的眼睛和聰明的理性感到驚訝不

止。他沒有規則，但卻沒有一件事比他的行為來得更為嚴謹。他沒有權衡輕重的意識，但卻沒有任何東西比他的行為來得更為細膩而和諧。他不做任何反省，但是沒有任何推理比他更深刻。他不兢兢業業的去計劃，但是沒有任何事情比他安排得更好。他不做任何努力，但沒有人比他來得更有效力。他不向前觀望，但他的行為卻常常對所發生的事情最恰當的適應。

由於天主教工的效果，他所看的聖書給予他一種新的意識，是該書的作者所從未想到的。天主用了別人的詞句和作品來使他懂得一些隱藏的真理。如果是天主的聖意，藉著這些工具使我們得到光明，那麼全心委順的靈魂利用這些機會，更是由於天主教工的結果，它的效果超越了所有自然的能力。

全心委順的境界的特性，就是靈魂生活於一種奧妙的生命。但是他獲得這一切卻是按照外表來看是最自然無用的事件，以及在世界上通常有的因素中，他獲得了天主最特別而奇蹟性的恩賜。因此由於天主的化工，最簡單的講道，最普通的對話以及最不受人注目的書籍，為這些靈魂成爲智慧和深刻的題目。那些堅強靈魂腳下所踐踏的碎屑，他們卻去搜集起來，因為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並且使他們富有。他們對一切事物都保持著不偏不倚的態度，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卻不疏忽任何事物。而且他們從每一件事情中吸取所需要的益處。

因爲天主在所有的事物中，當我們按照祂所定的次序去應用一切時，並非在應用一個受造物，而是享受天主藉著各種不同的通道以及祂的化工把祂的恩賜傳達給我們。這些通道的本身，並無聖化人靈的效力，但是由於它是天主化工的工具，卻時常把天主的恩賜傳達給簡單的靈魂，它所憑藉的方式和途徑常好像與它所預期的目標是相反的。對天主來說，泥土與空氣一樣的透明。祂所選擇的工具常常是達到祂目的獨一無二的媒介；對祂來說，每一件事情都是完全相似的。如果我們相信，就不會缺乏任何事物，這種忠信的靈魂從不會抱怨他在德行的前進中缺乏了工具，因爲那至高的工人將按照祂的聖意，彌補這些靈魂的缺陷，因爲祂的聖意就是受造物的全部德行。

在全心委順的境界中，靈魂越是無法保護自己、天主越是有力地保護他

天主教工獨特而不可錯誤的行動，常常給單純的靈魂指引正確的目標和時刻；而他也聰明地在一切事上回答天主親密的指引。他有意識到，有時意識不到，可是靈魂被一種隱晦的本能所推動去說話、行動，或是退卻，而沒有任何其他的動機。

時常決定的因素只是自然境界的時機和理由。單純的靈魂在那裡看不出任何的神秘。所有的事務只是一些機會，有某種需要或是某種習俗，在他和別人的眼中並沒有任何的特殊。

但是天主的化工卻是藉他朋友們的聰明、智慧和策謀，用了這些簡單的東西，使他能獲得寵幸。好像天主小心地安排處置一切來反對那些計劃傷害他們的人，使這些人無法達到他們的目的。

按某方面來說，與一個單純的靈魂交往，就好像與天主交往一般。全能者的道路是無法探測的，我們有什麼辦法去反抗祂呢？天主把單純靈魂的案件放在自己的手中。他並不需要仔細去分析與奸謀詭計或是憂慮，而小心地去觀察你的行徑來對付你。他的新郎解除了他這一切的掛念，祂只是使他躲藏在祂的蔭底下，在平安而安全地安息在祂的心旁。

天主的化工使靈魂獲得自由，而把他從一切人的智慧所需要的低能而狂熱的方法中解救出來。黑落德和法利塞人需要一切的策謀計劃，但是為東方的賢士只需要平安地追隨他們的心；小孩只需要安息在他母親的懷抱中。他的敵人要為他帶來更大的益處。他的敵人越想反對他或使他驚訝，他的行動卻更加的平安而自由。他不會向他們讓步，也不會為了逃避他們的打擊而向他們頂禮朝拜。他需要他們的嫉妒、疑惑和迫害，因為耶穌基督這樣在猶太地區生活過；祂也同樣的如此在單純的靈魂中生活，祂生活在他們的心中，慷慨、溫柔、自由、平安、不怕懼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因為祂看到一切的受造物都在祂的手中，急切地為祂服務。它們服務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以它們犯罪性的狂熱，有的是以它們神聖的行

動，有的是用激烈的反對，有的是用它們的服從和服順。天主的化工神妙的調整這一切，此處沒有任何的匱乏，沒有任何的多餘，對善和惡人的需要都恰到好處。

天主所定的次序給每一時刻帶來應做的工作，也供給合適的工具。靈魂在信仰中發現一切事情都正為他所需要，不多也不少。他在每一件事情上祝福天主的手，因為祂如此的完滿供給他所需要的工具，然後也把他從完成責任的障礙中解救出來。他用同樣的溫柔接待他的朋友和敵人，正如耶穌對待每一個人，好使他們都是天主手中的工具；祂不需要任何人，但是卻又需要每一個人。天主的化工使每一所選擇的事成為所需要的，但必須從天主的手中去接受這每件事。按照每件事的性質和本能去應用它，用一個某種溫柔而謙虛的心情去答覆。以單純對待單純的人，以慈愛對待粗魯的人。這是聖保祿的教訓，但是耶穌基督所實行的卻遠超過他。

只有天主的恩寵能在靈魂上打上超性的印記。使每一個人按照他的個性而變成獨特的人。這是無法在書本上學習的，它是真正的先知精神，是一種親密啓示的效果，是天主聖神的教導。靈魂爲了了解它，必須到達全心委順的最後境界，需要脫離任何計劃的牽絆，不管它是多麼的神聖。他的眼前只留下他重要的工作，他唯一的工作不是其他任何事物，而是讓他自己已在天主教下被動地受著影響，爲的是只對他職務上的責任全部關心；而是讓天主聖神在

他的內心工作，卻不去窺察祂所做的一切，而且很喜歡不去知道它。這時，他是安全的，因為凡是全心對天主聖意服順的靈魂，實際上所發生的一切，除了對他們成爲有益外，毫無其他的目的。

在全心委順的境界中，一個靈魂不但不害怕他的敵人，而且發現他們是有利的助佑

我對自己的行動和朋友們的行動比我敵人的行動來得更爲害怕。沒有比不抗拒自己的敵人，而僅以一種單純全心委順去反對他們來得更明智；這正好像讓自己的背對著風，而保持平安。單純的靈魂甚至於毫不注意地就逃避了一切世俗智慧的陷阱，他比一切血肉的明智來得更安全。天主的化工使他採取充滿智慧的行動，以致使那些想他跌倒的人感到驚訝。他從他們所有的努力中獲得益處，並且從那些陷落的工具中站立起來。敵人的努力帶他進入安全的港口，正好像划船的奴隸以他們的全力飛駛前進。他所遇到過所有的困境都成爲對他有益的。並且，他也讓他的敵人爲所欲爲，但他從他們那兒不斷得到十足的服務，以致於他所害怕的就是他自行去干擾，而把天主願意以自己爲主的工作接到他自己的手中；在這種工作上，天主用他的敵人爲工具。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只是平安地觀看天主所做的一切，然後按

照天主所給他的吸引，以單純的心情去跟隨。天主聖神，超性的明智是這些吸引的來源。這些吸引毫不錯誤地打擊每一個環境，每一個遭遇的要害，而非常精細地應用到依靠祂的靈魂上，使那些反對他的人粉身碎骨。

在全心委順的境界中，一個靈魂可以不必為自己
的所作所為而辯護，因為主的化工要為他而辯護

全心委順的靈魂在一個堅定的磐石上安息，躲避一切的浪潮和風雨。這個磐石就是在十字架和日常最平凡的行動中不斷呈現的天主所定的次序。天主在這些陰影下隱藏了祂自己的手臂，領導那些向祂委順的人歸向自己。從一個靈魂堅定的完全委順的時刻開始，他受到了保護，免得陷於七嘴八舌的矛盾中，因為他不需要為保護自己而說或做任何事，因為這是天主的工作，不應該由他自己來為之辯護。這個工作所產生的效果和影響，就足夠為他辯護了，其他所需要的只是接納它和讓它發展。「朝朝宣鴻旨」，一個不隨從自己意見的人，更不需要用語言來保護自己，因為我們自己的話只能夠傳達自己的意見，而全心委順的人是毫無意見的，他們也沒有理由辯護。他說這些話的目的到底何在，是為了解釋自己的行為嗎？或是這個靈魂他對自己行為的理由毫無所知，因為他的理由隱藏在使他行動的一個原則中。

他用一種不可錯誤的方法感受到來自它的影響。

我們必須讓事務的後果去做辯護的工作。一切的事情都是由天主的鎖鍊連在一起，每一環都是堅定而結實的。我們可以在後一環的結果中找到前環的理由。這種靈魂再靠一連串的思想、幻覺或是複雜的詞句所佔領，滋養和維持，這些都將不是他行動力量的來源。他將看不到他在何處行走或是將走到何處去。他也不再用思想來支持或解除旅途中的疲勞和不便。在他的經驗中，他深刻地體會出自己的軟弱。他親密地意識道路在他腳下展開，他毫無遲疑地向前進。他是純潔、簡單而真誠的。他在天主誠命所劃的直線中行走，溫柔地去傾向於天主。他不斷地在這直線的每一點上與天主相遇。他所唯一追求的天主，將要為他擔負辯護的工作，把祂自己的臨在顯示出來，成為對他不公義毀謗者的報復。

在全心委順的境界中，天主用的方法使靈魂繼續生活，但是這些方法卻好像更使他趨於死亡

當天主願意祂自己成為靈魂的生命，而且用一種意義不為人所知的方式完成他的聖德時，所有靈魂自己的意見，光明和努力追尋以及推理都是幻想的來源。當靈魂許多次意識到他自己領導的悲慘後果以後，開始體會到它們的無用。天主使祂恩寵的通道隱藏，使得這個靈魂

只在祂內找到生命的來源，因此這個靈魂深刻地信服自己的虛無；從這個虛無中他所能得到的只是傷害自己。他於是把他自己向天主全心委順，除了要祂之外，別無所需。因此，天主成爲他的生命，但卻不是藉著他的觀念，他的思考和他的反省，因爲這些東西爲他成爲了夢幻的來源；而是藉著最不合適的一個外表所隱藏的天主自己的化工和具體的恩寵。他對天主的行動一無所知，但他卻得到這個德能，使他經過成千看起來好像帶他進入毀滅的狀況中。這種隱晦的狀態是無藥可治的，我們必須讓自己投身於其中。天主在隱晦中把祂自己給予我們，也在信德的隱晦中，從祂自己把一切事物賜給我們。這個靈魂成爲了一個瞎子，他正好像一個殘廢，對他自己的能力毫無所知，只是覺得所用的藥物的苦味。這個可憐的病人常想這些藥物將要殺死他，並且隨之而來的危機和跌倒也好像證實了他的害怕是真的。不過，就是在這種死亡的外衣中，他真正地得到健康。他完全相信給他開藥方的醫生。

因此，全心委順的靈魂不對他們的疾病感到困擾，除非某些顯明的疾病使得他們必須在床上靜養而使用適宜的治療。倦怠和軟弱，對他們來說只是一些虛像和幻影，是應該以信心去征服的。天主把它們送給這個靈魂，是要求他們練習他們的信德和全心委順，這才是真正的藥物。他對它們毫不注意，而只應該慷慨地在行動和痛苦中追尋天主的計劃和天主所定次序的行動。他們對待自己的身體有如一匹駑馬，牠的生命是沒有價值的，而應該用牠來做一

切的工作。所以牠應該繼續的行動，而不尋求那些舒適的照顧，反而使精神的活力受到了損傷。精神的能力有把握支持住一個軟弱的靈魂，一個慷慨而高尚的生活比一個小心而恐懼的生活來得有價值。

我們應當不斷地保持自己好似一個恩寵和善意的子女。實在說來，如果我們追隨天主的幸福，我們還怕什麼呢？因為天主的幸福引導，支持和保護我們。祂的子女們，在外在的表現上應該絕不缺乏英勇行爲；在他們路途上所遇到令人害怕的事物實在不值一顧。這些事物是用來顯示他們，使他們的生活更充滿了更光榮的行爲。他們的聖召使他們遭遇到各式各樣的困境；在其中按人的明智，由於不能夠見到任何結果，而顯示了自己的軟弱，也證明他們的近視和混亂。也就是在這種狀況中，天主的幸福呈現出它全部的美，而對那些跟隨祂的人顯示了祂真實的面貌。有些小說家，孤獨而空閒地處在他們的斗室中，用他們的幻想編製出一些情節複雜，危困很多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的英雄常常得到一個圓滿快樂的結果。天主解送祂所愛的人靈魂，比這些小說家所能想像的來得更爲神奇。天主的化工用一種更奇特的方式帶領他們經過死亡、怪獸、地獄、魔鬼和他們一切陷阱的危險。天主不但把這些靈魂高舉到天堂，而且也成爲真實和神秘歷史的人物，他們的美妙和奇特遠遠超過人類空虛的幻想所能夠發明的。

那麼，來罷！我的靈魂。讓我們肯定看不到的天主用不錯誤的手引導、支持著我們通過這個危險的地帶。讓我們毫無畏懼地向我們旅途的終點前進，充滿著平安和喜樂。讓一切所呈現的事物都成了我們勝利的目標。我們在天主的旗幟下勇猛前進，戰勝和征服一切。我的靈魂！在祂的助佑下，我們每踏一步就是一個勝利……。上主之神握筆在手，祂把祂的書仍然打開，爲了繼續那未完成的神聖歷史，一直到達世界的末日。

這個歷史，就是講述天主對人的計劃。在這個歷史中，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使我們的痛苦、我們的行動和天主的聖意結合，而成了交織這個歷史的網線。我們在路上所遭遇的任何行動和痛苦，並非爲了使我們帶來損失。不，的確不是這樣。它們是天主救恩史的原始資料；這本歷史每日不停地增長。

對在這條道路上行走的靈魂來說，天主的愛代替了其他的一切

當天主剝奪了那些向祂全心委順的靈魂一切時，天主也給他們某些事物來代替這一切，這些事可能是光明、智慧、生命、力量和祂的愛。天主的愛在這些靈魂中居住有如一種超性的本能。每件事情按照它們的本性擁有自然所給它們的一切，每一朵花具有它所需要的特質，每一個動物很自然地跟隨牠的本能，每一受造物都有它的成全。人在靈修不同的境界中有不

同的恩寵，每一種境界都有它特殊的神恩。當一個人善意地接受天主上智給他所安置的境界中時，他會得到一個賞報。一個靈魂只要在他心中興起一個善念，他就立刻在天主化工的影響之下，天主就按照他全心委順的程度對他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全心的委順的藝術就是愛的藝術，而天主的行動就是天主愛的行動，這兩種彼此追尋的愛，在它們相遇時怎能不產生真正的和諧呢？天主的愛怎麼能夠對那些把一切希望只向自己的靈魂拒絕任何事務呢？而天主的請求怎能在一個人只為祂而生活的靈魂上受到拒絕呢？……愛只能夠做愛人所願意的，難道愛能夠不願意這個嗎？

天主除了對善願以外，絕不注意他事。其他各種官能都沒有力量吸引祂，同時也沒有能力阻止祂。祂所要求的一切就是善良、純潔、正直、單純、順服、有子女心腸和尊敬的心。如果祂找到了這顆心，祂就佔有他及他所有的官能，也把一切事情為他的好處和他的聖化來處理。如果使別人死亡的毒素進入這靈魂，可是他善願已經預先防止了壞效果的發生。如果他突然到達了懸崖的邊緣，天主的化工會帶領他離開那兒；或者當他停留在那兒的時候會阻止他跌下；即使當他真實地跌倒時，天主的化工也會使他站起來。總之，這些靈魂的過錯只是來自軟弱，而幾乎無法察覺；愛常常能夠把這一切變為他們是有益的。天主用祂一種秘密的暗示使他們知道，按照環境的需要他們應該說什麼、做什麼？

這些靈魂好像在他們內受到天主上智的閃爍，天主的智慧伴隨著他們走一切的道路。當他們的單純使他們陷入尷尬的境界，天主會使他們平安地脫離；如果他們到達了一個妥協的處境，天主也會安排某些巧合的事物而彌補一切。多方面的陰謀在他們的四週交織，但天主的上智卻能切開一切的纏結，干擾這些詭計的作者，使他們的精神上感到昏旋而掉入自己所立的陷阱。在天主的教導之下，這些靈魂好像願意做某些看起來毫無用處的事。事實上這種毫無意義的作為中後來卻使他們從一切的困擾中解救出來。這些困擾有時是因為他們的正直或是敵人的詭計所造成的。

哦！這種善願是多麼好的政策，它的單純是多麼的明智；在它的純真和坦誠中包含了怎樣的釋放，在它的正義中包含了何等奧妙和秘密。請看！少年多俾亞，他只是一個孩童，但是辣弗厄爾在他的身旁，因此他可以平安地按照指引去走他的旅程，不受任何事物的恐嚇，也不無虧乏。在他的途徑中所遭遇到的怪獸，給與他所需要的滋養和藥物，那個想攻擊吞食他的卻成了他的食物。在天主上智的照顧下，他目前所唯一關心的就是婚禮和宴會，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別的事，而是他把這一切托給那位有職責在一切事情上照顧他的人，讓他去安排。如果由他自己來做的話，一定不可能安排得如此之好，因為這一切給他帶來除了祝福和繁榮之外沒有別的。他的母親在極度的痛苦中哭泣；但是他的父親卻充滿了信德。他的母親真後

悔讓她的兒子遠行，但是她的兒子卻歡樂地回來，帶給全家幸福和快樂。

因此，對那些把自己完全給予天主的靈魂，天主的聖愛就是一切美善的泉源。而且爲了得到這一個無可衡量的美善，只需要堅定的意願就夠了。是的，親愛的靈魂，天主只要你的心。如果你追尋這個寶藏，你將要找到它。如果你的心完全歸向天主，祂將是你希望和尋找的寶藏和王國。從我們把自己的意志結合於天主的意志那一剎那起，我們在祂的意志中享受，而我們的歡樂將與我們願意的熱情成爲正比。愛天主就是真誠地希望去愛祂。因爲我們愛祂，我們願意成爲祂行動的工具，因此祂的愛可以在我們內，經過我們而得到實現。

天主化工的反應並不是按照這個單純而聖潔靈魂聰明的程度，而是按照他意願的純潔；也不是按照他所應用的智慧或是他所訂立的計劃，及他所採用的工具。這個靈魂可能在這一切中受到欺騙，而且他事實上也時常受到這樣的欺騙；但是他正直而善良的意向卻不使他在這些事上迷途。只要天主看到了這個善良的心，祂會原諒他所有的一切，並且接受他所做的一切。

因此，善願將不恐懼任何事：如果他將跌倒，也是跌倒在一切變幻中引導他、支持他全能者的手中。當他從他的目標移開時，是天主的手要帶他靠近祂的目的。當他迷途時，天主要把他重新放在正路上。當他盲目的行爲引導他走入歧途時，靈魂在這個全能的手中找到了

根源，是這隻全能手的壓力使他覺得他應該怎樣完全的輕視他盲目的官能，只依靠天主，把自己對祂不可錯誤的引導全心委順。這聖潔靈魂所犯的錯誤，在全心委順中消滅，使他善良的心毫不受到損失，因為他相信一切的事都要為他變成有益的。

在全心委順的境界中，對天主化工俯順的靈魂要比那些拒絕天主的驕傲靈魂得到更多光明和力量

當一個人不愛天主的聖意時，即使最奧妙的光明和天主的啓示又有何用。路濟弗爾就是在這種方式下失落了自己。在天主上智的照顧中，天主向他顯示了降孕的奧蹟，只是使他感覺到嫉妒。另一方面，單純的靈魂在信仰的光照下，從不厭倦地朝拜、讚美和愛慕天主的聖意。他不只在聖善的受造物中找到祂，而在最大的混亂和迷惘中找到。一個簡單的靈魂所有純潔的信仰比路濟弗爾所有各種高超的明智具有更多的光明。

一旦靈魂忠實於他的職務，安靜地對聖寵的推動俯順，以溫柔和謙虛對待一切人，比對天主奧蹟最深的懂得來得有價。如果在一切人行爲的驕傲和粗魯中，一個人只能看到上主化工，他一定用謙虛和尊敬來接受它，而受造物的混亂不論它的程度如何的大，也不會使他脫離他的正道。在它們身上我們只看到所負載的天主化工，它們把這些化工傳達給那些忠實行

溫柔和謙虛的人。我們不需要去注意它們所行走的途徑，而只需要堅定地走我們自己的路。在這種方式下溫和的壓力能夠穿越大樹和推翻山嶺。

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有誰能拒絕一個忠信、溫良和謙虛靈魂的力量呢？如果我們要不可錯誤地征服敵人，我們在應用忠信、溫良和謙遜之外，不需要任何的武器。耶穌基督把這些武器放在我們的手中保護我們；當我們知道如何使用它時，就不用害怕一切。我們不必懦弱，而應該慷慨。只有在這樣心情下，我們才會使用這些天主的工具。天主所做的一切是如此的崇高奇妙，任何人都不能夠與天主作戰，也無法拒絕那些溫良與謙虛和天主化工結合的人。

路濟弗爾是位怎樣的人物？他是有著一個卓越的理性，而且超越其他天使的聰慧；但是，他所有的這一切卻對天主和祂的秩序感到不滿。罪惡的奧秘不是別的，就是以各式各樣的方式，顯示出來這種不滿。路濟弗爾在他能力範圍之內，使一切的事情都不按照天主的安排和所處置的方式，所以任何他所滲透的地方就會發現天主的事遭到了邪曲。如果一個人越是有光明、知識和一般的能力，如果他沒有對天主和祂的聖意感到滿足的信仰基礎，他越是可怕。是我們的心使我們與天主的聖意結合；沒有這種結合你只是純然的本性，而且純然的與天主所訂立的秩序相反。確切來說，天主除了謙虛的靈魂外，並沒有其他任何的工具；雖然祂為驕傲的靈魂所反對，但祂卻絕對的使他們像奴隸一樣地事奉祂，完成祂的計劃。當我看

見一個靈魂，他把天主和對祂聖意的俯順當做他的一切，不管他在其他的事上是多麼不行，我會說，這個靈魂有極大事奉天主的才能。童貞聖母和聖若瑟就是如此。當其他的人沒有這項意願的時候，使我感到震驚，我怕在他們身上發現路濟弗爾的行爲。我以單純的愛來加強自己，去反對整個只憑自己聰明而生活的方式；這種方式對我來說，除了好似易碎的玻璃以外別無他物。

在全心委順的境界中，靈魂能夠在那些反抗天主行為的驕傲人身上看到天主。所有的受造物，不論是好是壞都把天主啟示給他

單純的靈魂除了對天主秩序的熱忱以外沒有其他的熱心工夫。即使在驕傲的人所做不規則的行爲來侮辱天主的秩序中，他仍然尊崇這個秩序。驕傲的人輕視這個靈魂，因爲在這靈魂的眼中他不值一文，因爲他除了天主和天主的行動以外看不到其他的價值。於是驕傲的人以爲他的純樸是對他的害怕，實際上那是一種對在他內的天主聖意所呈現的記號，一種敬畏的愛。可憐的笨蛋，單純的靈魂並不怕你，你只喚醒他的同情。當你想他對你說話時，他卻是在答覆天主，他只把你看做是天主的一個奴隸或是天主的一個影子；在你的遮蔽下，祂偽裝起來，你越是唱高調，他的回答越是低微；你所有的詭計和暴戾的行動對他來說，只是天

主上智照顧的恩惠。

驕傲的人對自己來說，常是一個無法了解的奧秘；但對一個單純的靈魂來說，在信德的光照下，他一眼看穿。

在我們週圍和我們內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中，發現天主的化工，這實在是對事務真實的知識，這是事務一個繼續不斷的啓示，也是一個不斷更新的與天主的交往。他是新郎的喜悅，他不是秘密的躲藏在酒庫或葡萄園中，而是在大眾前公開對任何受造物都毫無畏懼。在他的最深處有平安、喜樂、愛和對天主的滿足。他知道（更好說是相信）天主用一個最完滿的方式在一切發生的事情中間生活和工作。它的確是一個永久的樂園，卻只能夠在隱晦和無形的方式中被認識和品嚐。但是天主的聖神，祂是這個生命的舞臺經理，以祂不斷而隱晦的行爲在我們死時將要說有光，那時我們將看到被信德所掩蔽的寶藏，在其中我們也看到我們所做和受苦的每一剎那都存有平安的深淵和天主的內涵。

當天主以這種方式自我給予的時候。平凡的成爲特殊的。因此沒有任何事物顯得是特殊的了，因爲在這條道路的本身就是特殊的，不需要給它再用不相關的奇妙事物來加以裝飾了。除了我們一些輕微的過失外，它的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一個啓示、一個連續不斷的喜悅。這是一個奇蹟，因爲它使我們每天從感官中所感到的奇妙事物，恢復到本來的面目，顯示出它

的虛無來。

天主向對祂忠信的靈魂保證，他將要光榮的戰勝世界和地獄的權勢

爲了要增加這些忠信靈魂的功勞，天主的化工把自己隱藏在軟弱的外表之下，但是祂決定性的勝利並不因此減少。

世界的歷史不是別的，就是自開始世界和地獄的權力向那些謙遜尊崇天主化工的靈魂宣戰。在這個戰爭中，好像一切都爲驕傲的人是有益的，但是謙遜的人卻常戰勝。世界的形象常是以金、銅、鐵、土所造成的偶像，這個罪惡的奧秘在拿步高的夢中顯示出來，它只是黑暗之子內在、外在行爲一種迷惘的混合。黑暗之子也被從深淵中來的野獸表現出來，牠從開始就向那些走內修道路的人宣戰。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只是這個戰爭的延續而已。怪物一個一個地出現，深淵把牠們吞食又把牠們反哺出來，形成了一個連續不斷湧出的泉水。在彌額爾和路濟弗爾在天堂開始的戰爭，現在仍然延續著。而那個驕傲、嫉妒天使的心卻成爲了各種各式罪惡的深淵，它引起了天堂上天使的反抗。自從創世以來，它整個的職務就是不斷地供應邪惡。路濟弗爾就是那些不服從至高者人的領袖。這個罪惡的奧秘，正和天主的秩序相反，它是魔鬼的混亂，這個混亂是一個奧秘，因爲它也把它隱藏在一個無可挽救的罪惡美麗

的外衣中。從加音直到現在毀壞宇宙所有邪惡的人，在外表上看來是偉大又有權勢的王子。他們在世界中產生偉大的影響，人都向他們俯首朝拜。這種虛榮的外表也是一個奧秘，實際上這些王子都是從深淵上來的野獸，一個一個想要推翻天主的秩序。這個秩序（也是一個奧秘）用一些真正偉大而有力量的人來反對他們，並殺死了這些怪物。當地獄不斷地吐出新的怪物來時，天上也產生了新的英雄來與牠們作戰。古來的歷史，不論是神聖的或是世俗的，都是這個戰爭的歷史。但是天主的秩序常常是勝利的，那些在祂這面作戰的人將要與祂一同勝利，並且永遠的快樂。不正義從來不能真正保護那些背叛者，而給了他們死亡，永遠的死亡。

一個不熱心的人，腦中常以為自己不會失敗的（哦，天主！我們怎能反抗祂）。如果一個靈魂向天主的秩序全心委順，即使整個世界和地獄反抗他，他也毫無所懼。這種邪惡奇形怪狀的表現，並且以如此巨大的能力武裝自己，牠有金的頭、銀的身體以及銅鐵等；但這些只是灰塵的陰影而已，只要一個小石頭，就使牠們隨風飄散。

在世世代代中，天主聖神戲劇性的表演是多麼值得讚嘆！有許多的革命在人類中使人驚異；某些英雄如此的光華四射，好像是掠過我們頭頂天空的星辰。如此之多的奇妙的事件——所有的這一切只不過是拿步高的一個夢而已。當他醒來的時候，不管在夢中給他的心神造

成了如何恐怖的印象，他就忘記了它們。

所有這些怪物來到這世界上只不過是爲了鍛鍊天主子女的勇氣。當他們練習好了以後，天主就賞賜他們殺死這個怪物的樂趣；然後再召叫新的運動家來到戰場上。因此這個生命只不過是延續的偉大的場面，他們使天堂感到歡樂，在地上訓練了聖人，造成了地獄的混亂。

因此，那些反抗天主秩序的只不過使祂變得更可崇敬。所有自由事奉罪惡的人，成爲了正義的奴隸。天主的化工以巴比倫的悲劇建造了天上的耶路撒冷。

靈修經典叢書

20544a 師主篇

耿稗思著，光啟編譯館譯

本書完全論心靈的修養，詞句淺近，並無矜才使氣、舞文弄墨之嫌，然而意味深長，使人目誦心動，回味無窮。其嚴厲之處，有如嚴師訓徒；其溫柔之處，又如慈母拊兒，能給人光明、指導、訓誡、安慰。

20593 父，隨祢安排

高薩德著，王敬弘譯

本書是靈修大師高薩德神父的靈修經典之作。書中所述，不但是一種靈修道路和境界，更是自內心發出對至尊天主一種無比的讚頌。本書在美國靈修雜誌 *Praying* 所推薦的教內靈修古典名著排行中，高居第一名。

205120 不知之雲

鄭聖冲譯

在十三至十四世紀間，一位不具名的英國人，為蒙召度靜觀生活的人寫下這本書。其主旨不在引導入門，而是為靈修道路上已有所準備的人，鋪陳前進的樓梯。全書分七十五章，循序讀來，即能心領神會，辨認自身心靈世界之所在。

205173 默觀生活探秘

牟敦著，江炳倫譯

作者以一篇篇的散文，道出靈修之旅沿途應認清及牢記的種種，進而澄清何為默觀祈禱。書中一再強調默觀生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蒙此特恩的人，宜視之為人生使命而審慎以待。最後又說明默觀祈禱的三形式，可供有心人一一印證。

20702 懺悔錄

聖奧斯定著，應楓譯

懺悔錄展現了神哲學家聖奧斯定的靈性探索之旅。作者將其心靈的徬徨與追尋、迷失與希冀，以及最終的徹悟詳細鋪陳於本書中。其思想精微深睿，文采斐然可觀。

205258 神對他無所隱藏的人 艾克哈著，陳德光、胡功澤譯

本書是第一次將艾克哈的神修著作譯成漢語，讓人能直接聆聽這位神祕主義大師的教導。書中包括《勸言集》、《神慰之書》及《論人的高貴》。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205273 俄羅斯朝聖者之旅與
朝聖者的再出發 佚名著，劉鴻蔭、李偉平譯

本社將絕版多年的故事性好書《東正信徒朝聖記》重新出版，並將其續集：《朝聖者的再出發》合併發行，是十九世紀基督宗教文學與靈修學經典第一次完整以中文問世。故事敘述一位尋求「不斷地祈禱」的人所經歷的奇蹟異事，並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人領會祈禱的美妙。

王敬弘著譯作專輯

10141 聖經信箱 房志榮、王敬弘 合著

本書透過一般讀者對聖經各種問題的解答，提供教友廣泛而正確的聖經學知識。

10162 聖經學淺談 海特 著，王敬弘 譯

聖經是天主與人共同完成的著作，本書分別從聖經的默感、正典性、原文與譯文，以及釋經學等幾個角度來介紹聖經，有助於讀者了解經中豐富的內容。

10170 聖經十講 王敬弘、劉賽眉 合著

聖經是天主聖言的啓示，更是基督徒滋養生命的精神食糧。透過有系統的介紹，本書作者希望能幫助我們以祈禱的心勤讀聖經，進而豐富自己的信仰生活。

10791 神恩與教會 王敬弘 著

本書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爲信證神學。首先針對神恩復興運動進入天主教的經過和發展作一簡介；然後詮釋格林多前書十二章一至十二節所列之神恩；第二部分爲信理神學。它按以上研究的結果分爲三個子題，作有系統的神學反省，並提出實際的牧靈建議。

20593 父·隨你安排 高薩德 著，王敬弘 譯

本書是靈修大師高薩德神父的靈修經典著作。在書中，他不但敘述一種靈修道路與境界，更是自內心發出對至尊天主的一種無比的讚頌。

205119 心靈的治癒 王敬弘 著

本書爲作者從事以祈禱方式醫治心靈的創傷八年之經驗結晶。內容可分爲兩部分，第一部爲理論，討論這種祈禱在信仰和心理學上之依據；第二部分爲作者親身經驗之分享。本書也提供一些信耶穌的人自行祈禱或爲人祈禱的方式，助人能更深體會耶穌的愛，使人得心靈醫治而獲人格的成長與整合。

205129 生命的新創造 王敬弘 著

所謂心靈醫治，即是以耶穌基督溫和、包容的愛，針對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常遭遇的各種障礙及因而導致的生命缺憾，嘗試給予紓解、療癒，並賦予生命整合的新契機。

205175 痛苦與超越

王敬弘 著

本書由《出谷紀》中的逾越奧蹟、耶穌奧蹟的逾越奧蹟、基督徒的逾越奧蹟，探討人的痛苦超越。透過作者廣博且深入的神學反省，基督徒可以周延地了解耶穌所滿全的救恩的意義。

205193 悔改——反身而誠

駱博 著，王敬弘 譯

本書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透視鏡來看悔改。敘述的進程採用螺旋的方式，或許對喜歡有一個開始、一個中間、一個結尾直線進程的讀者，不太具有吸引力。不過它也有若干益處，因為它是對心靈說話，使心靈能夠回到某些經驗，並在其中發現所隱藏的意義和寶藏。

205215 祈禱自由，愛也自由

歐里凡 著，梁偉德、王敬弘 合譯

歐里凡以特殊的寫作風格，為我們展現他那真實而感人的神修歷程。他融合聖依納爵、聖十字若望、聖女大德蘭的神修，提出四種祈禱的方法——聖經默想、歸心祈禱及安寧祈禱；此外他也提供一種獨到的祈禱方式——自由禱文。運用「自由禱文」，他使自己從各種受網綁、不自由的境況中得到釋放，進而與天主、他人以及整個大地共融合一。

205260 談鬼事，話靈修

王敬弘 著

作者以他多年治癒的經驗，透過風趣動人的口吻和悲憫的心念，將附魔的真實案例一一呈現，不僅藉此展現上主的力量與大能，也殷殷傳遞——身為一個基督徒——走一條正確的信仰之路以及深化靈修生活的重要性。

205276 與主同行的心靈醫者

王敬弘 著

本書主要是王神父的口授紀錄及專欄文章的集結，也是他生前較晚期對心靈醫治的體會。本書總結他廿多年在神恩運動與心靈治癒祈禱服事的心得，十分難得且珍貴。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父·隨祢安排 / 高薩德 (Jean-Pierre de Caussade, S.J.) 著 ;
王敬弘 譯 — 修訂再版 — 臺北市 : 光啓文化, 1993
〔民 82〕

面 ; 公分

譯自 : Self Abandonment to Divine Providence

ISBN 978-957-546-116-4

1. 天主教—信仰

244.9

81006703

父，隨祢安排

1976年3月初版

2010年10月修訂再版四刷

©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高薩德 (Jean-Pierre de Caussade, S.J.)
譯者：王敬弘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胡國楨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180 元

光啓書號 205093

ISBN 978- 957-546-116-4

Self Abandonment to Divine Providence

靈修經典叢書

山高水長，天恩無限。
二千年來，天主教會的古今賢哲，
以其追尋真善美聖的艱辛歷程，
為後世留下獨到的証悟與慧識。
本叢書謹以個中之精英典籍，
邀您一同探尋靈性成長，共沐天恩。

ISBN 978-957-546-116-4 \$180



9 789575 461164 0 0180

光啓書號 205093

定價 18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